



91661

第六十六回

諸神遭毒手

彌勒縛妖魔



金鏡可碎。後天袋不可破。是以真武不能用其武。王菩薩亦無所用其長。而與金鋼套一樣利害。在諸神方痛恨入骨。佛祖反愛之如寶。非是怕後天斷此種類。正見先天卽不沒此孽畜也。

火雲洞是以計哄人。所以是暗暗算計小雷音。是以名色騙人。所以是明明的局面。

有雷音之假。卽有真武之真。有西天之小。卽有大勝國師之大。大雷音緊對小雷音。真如來緊對假佛祖。以見世上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六回

一

有君子卽有小人。君子不易識。小人偏易信。若徒以言貌而遂取之。其不失之若人者蓋寡矣。

黃眉以大帽子蓋人布袋裝人人世。值此輩實在亦無良法以處之。長春想的絕妙。惟有大肚皮和尚附之。哈哈一笑而已。

話表孫大聖無計可施。縱一朶祥雲。駕筋斗。竟轉南瞻部洲去。拜武當山。參請蕩魔天尊。解釋三藏八戒沙僧。天兵等衆之災。天人俱遭難。若輩之作孽太甚。他在半空裡無停止。不一日早望見祖師仙境。輕輕按落雲頭。定睛觀看。好去處。

巨鎮東南。中天神岳。芙蓉峯。球傑。紫蓋嶺。巍峩。九江水盡。荆

楊遠百越山連翼軫多。上有太虛之寶洞。朱陸之靈臺。三十六宮金磬响。百千萬客進香來。可知金頂進香由來已久。舜巡禹禱。玉簡金書樓閣飛青鳥。幢幡擺赤裙。地設名山雄宇宙。天開仙境透空虛。幾樹椰梅花正放。滿山瑤草色皆舒。龍潛澗底虎伏崖中幽。舍如訴語。馴鹿近人行。白鶴伴雲棲。老檜青鸞丹鳳向陽鳴。玉虛師相直仙地。金闕仁慈治世門。玉虛師相直仙地。金闕仁慈治世門。上帝祖師乃淨樂國王。與善勝皇后。夢吞日光。覺而有孕。懷胎一十四箇月。於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月初一日午時降誕於王宮。那爺爺。

幼而勇猛。長而神靈。不統王位。惟務修行。父母難禁。棄舍皇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六回

二

宮。叅位入定。在此山中。功完行滿。白日飛昇。玉皇勅號。丘武之名。位虛上應。龜蛇合形。周天六合。皆稱萬靈。無幽不察。無顯不成。劫終劫始。剪伐魔精。

孫大聖。玩着仙境景致。早來到一天門。二天門。三天門。却至太和宮外。忽見那祥光瑞氣之間。簇擁着五百靈官。那靈官上前迎。着道。那來的是誰。大聖道。我乃齊天大聖孫悟空。要見師相。特點師字至為下章立案衆靈官聽說。隨報祖師。卽下殿迎到太和宮。行者

作禮道。我有一事奉勞。問何事行者道。保唐僧西天取經。路遭險難。至西牛賀洲。有座山喚小西天。小雷音寺。有一妖魔。我師父進得山門。見有阿羅揭諦。比邱聖僧。排列以爲真佛。倒身纔

拜忽被他拿住綁了。我又失於防閑，被他拖一付金鏡，將我置在裡面，無纖毫之縫口合如鉗，甚虧金頭揭諦請奏玉帝，欽差二十八宿當夜下界，掀揭不起。幸得亢金龍將角透入鏡內，將我度出，被我打碎金鏡，驚醒怪物，趕戰之間，又被撒一箇白布搭包兒。全憑這將我與二十八宿並五方揭諦，盡皆裝去。復用繩細了，是我當夜脫逃，救了星辰等衆，與我唐僧等後爲找尋衣鉢。又驚醒那怪，與天兵趕戰，那怪又拿出搭包兒，理弄之時，我却知到前音，遂走了衆等，被他依然裝去。我無計可施，特來拜求師相一助力也。祖師道：我當年威鎮北方，統攝直武之位，剪伐天下妖邪，乃奉玉帝勅旨，後又披髮跣足。君子率直天性不似小人之專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六回

三

一粉踏騰蛇神龜領五雷神將，巨虬獅子，猛獸毒龍，收降東北方黑氣妖氛，乃奉元始天尊符名，今日靜享武當山安逸太和殿，一向海岳平寧，乾坤清泰，奈何我南瞻部洲并北具蘆洲之地，妖魔剪伐邪鬼潛踪，今蒙大聖下降，不得不行。只是上界無有旨意，不敢擅動手戈。推推委委直人亦怕假人假若法遣衆神，又恐玉帝見罪，十分却了大聖。又是我逆了人情，我諒着那西路上縱有妖邪，也不爲大害。我今着龜蛇二將並五大神龍，與你助力，管教擒妖精，救你師之難行者，拜謝了祖師，卽同龜蛇龍神各帶精銳之兵，復轉西方之界。不一日到了小雷音寺，按下雲頭，徑至山門外叫戰，却說那黃眉大王聚衆怪在寶閣下說孫行者

這兩日不來。又不知往何方去借兵也。說不了。只見前門上小妖報道。行者引幾箇龍蛇龜相。在門外叫戰。妖魔道。這猴兒怎麼得箇龍蛇龜相。此等之類。却是何方來者。隨即披掛。走出山門。高叫。汝等是那路龍神。敢來造我仙境。公然仙境鳥知其非有也五龍二將。相貌崢嶸。精神抖擻。喝道。那潑怪。我乃武當山太和宮混元教主。蕩魔天尊之前。五位龍神。龜蛇二將。今蒙齊天大聖相邀。我大尊符名。到此捕你。你這妖精。快送唐僧與大星等出來。免你一死。不然將這一山之怪。碎劈其屍。幾間之房。燒爲灰燼。那怪聞言。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有何法力。敢出大言。不要走。吃我一棒。這五條龍。翻雲使雨。那兩員將。播土揚沙。各執鎗刀劍戟。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六回

四

一擁而攻。孫大聖。又使鐵棒隨後。這一場好殺。

兇魔施武。行者求兵。兇魔施武。擅據珍樓。施佛像。行者求兵。遠叅寶境。借龍神。龜蛇生水。火妖怪動刀兵。五龍奉旨來西路。行者因師在後。收劍戟。光明。搖彩電。鎗刀。棍亮閃電虹。這箇狼牙棒。強能短軟。那箇金箍棒。隨意如心。只聽得。挖扑响。聲如爆竹。叮噹音韻。似敲金。水火齊來。征怪物。刀兵共簇繞。精靈喊殺。驚狼虎。誼譁振鬼神。渾戰正當。無勝處。妖魔又取寶和珍。

行者帥五龍二將。與妖魔戰。經半箇時辰。那妖精。卽解下搭包。在手。行者見了。心驚叫道。列位仔細。那龍神。蛇龜。不知甚麼仔。

細一箇箇都停住。兵近前抵擋。那妖精幌的一聲。把搭包兒撒將起去。孫大聖顧不得五龍二將。駕筋斗。跳在九霄逃脫。他把箇龍神龜蛇。一搭包子。又裝將去了。極寫色莊。天妖精得勝回。然有此奇妙。

寺也將繩細了。擡在地窖子裡。蓋住不題。你看那大聖。落下雲頭。斜欹在山巔之上。沒精打采。懊恨道。這怪物十分利害。不覺的合着眼。似睡一般。爲下厭煩一弔。猛聽得有人叫道。大聖。休推睡。快

早上緊求救。你師父性命。只在須臾間矣。行者急睜睛跳起來。看原來是日值功曹。行者喝道。你這毛神。一向在那方貪圖血食。不來點卯。今日却來驚我。伸過孤拐來。讓老孫打兩棒解悶。功曹慌忙施禮道。大聖。卻是人間之喜仙。新詩。何悶之有。我等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六回

五

早奉菩薩旨令。教我等暗中護佑唐僧。乃同土地等神。不敢暫離左右。是以不得常來參見。怎麼反見責也。行者道。你既是保

護如今那衆星揭諦伽藍並我師等。被妖精困在何方。受甚罪

苦。功曹道。你師父師弟。都弔在寶殿廊下。星辰等衆。都收在地

窖之間。受罪。土地老兒狼狽。去自救不暇。這兩日不聞大聖消息。却纔見妖

精拿了神龍龜蛇。又送在地窖裡去了。方知是大聖請來的兵

小神。特來尋大聖。大聖莫辭勞倦。千萬再急急去求救援。行者

兩言及此。不覺對功曹滴淚道。我如今愧上天宮。羞臨海藏。怕

問菩薩之原由。愁見如來之玉像。纔拿去者。乃值武師相之職

蛇。五龍聖衆。只言不能成功。便已照定下念。教我耳無方求救。奈何。功曹笑道。

大聖寬懷。小神想起一處精兵。請來斷然可降。適纔大聖至武

吉。是南贍部洲之地。這枝兵也在南贍部洲。盱眙山。嘗言南不識盱眙北

不識盱眙北更。蟻城。卽今泗洲是也。那里有箇大聖國師王菩

薩。此又是一神。通廣大。他手下有一箇徒弟。喚名小張太子。是

薩位君子。只寫師徒。還有一箇大神將。昔年曾降伏水母娘娘。你今

便已淹映到下意。意去請他。他來施恩相助。准可捉怪救師也。行者心喜道。你且

去保護我師父。勿令傷他。待老孫去請也。行者縱起筋斗雲。躲

離怪處。直奔盱眙山。不一日早到。細觀道好去處。

南近江津。北臨淮水。東通海嶠。西接封浮。山頂上有樓觀。呼

噪。山凹裏有澗泉。浩湧。嵯峨怪石。槩秀喬松。百般果品。應時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六回

六

新。千樣花枝迎日放。人如蟻陣往來多。舡似鴈行歸去廣。土

邊有瑞巖觀。東岳宮。五顯祠。龜山寺。鍾韻香烟冲碧漢。又有

玻璃泉。五塔峪。八仙臺。杏花園。山光樹色映蟻城。白雲橫不

度。幽鳥倦還鳴。說甚泰嵩衡華秀。此間仙景若蓬瀛。

大聖觀玩不盡。徑過了淮河。入蟻城之內。到大聖禪寺山門外。

又見那殿宇軒昂。長廊彩麗。有一座寶塔。崢嶸。真是

插雲倚漢。高千丈。仰視金瓶透碧空。上下有光凝宇宙。東西

無影映簾櫳。風吹寶鐸聞天樂。日映冰虬對梵宮。飛宿靈禽

時訴語。遙瞻淮水渺無窮。

行者且觀且走。直至二層門下。那國師王菩薩早已知之。卽與

小張太子出門迎迓。相見敘禮畢。行者道：「我保唐僧西天取經。」

路上有箇小雷音寺。那裏有箇黃眉怪。假充佛祖。我師父不辨。

真偽。君子色莊並寫。方見者平之妙。就下拜。凡人肉眼愚迷。那識其中之意。被他拿了。又將金

鏡把我罩住。這種假話不知籠罩。幸虧天降星辰救出。是我打

碎金鏡。若不打破此。時還拍哩。與他賭鬪。又將一箇布搭包兒。把天神揭

諦伽藍與我師父。師弟盡皆裝了進去。直要欺盡天人。其非亦妙矣哉。我前去

武當山請元天上帝救援。他差五龍龜蛇拿怪。又被他一搭包

子裝去。無處不裝。其意更妙。弟子無依無倚。故來拜請菩薩大展威力。將

那收水母之神。通拯生民之妙用。同弟子去救師父。一難取得

經回。永傳中國。揚我佛之智慧。典般若之波羅也。國師王道。你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六回

七

今日之事。誠我佛教之興隆。理當親去。奈時值初夏。正淮水泛

漲之時。新收了水猿大聖。淮江之神。其形似猴。故口水猿。禹王鎖之以鎖此江者。那厮遇

水。卽興恐我去後。他乘空生頑。懸下。更奇。無神可治。今着小徒領四

將。和你去助力煉魔。收伏罷。這位佛祖菩薩。亦有甚害怕。行者稱謝。卽同四

將。并小張太子。又駕雲回小西天。直至小雷音寺。小張太子。使

一條楮白鎗。四大將輪四把銀鍔劍。和孫大聖上前罵戰。小妖

又去報知那妖王復帥羣妖。鼓噪而出。道：「猢猻。你今又講得何

人來也。說不了小張太子。指揮四將。上前喝道：「潑妖精。你面上

無肉。怪不的大。言不慚。不認得我等在此。妖王道：「是那方小將。敢來與

他助力。太子道：「吾乃泗洲大聖國師王菩薩弟子。帥領四大神

將奉令擒你。單來妖王笑道：「你這孩兒，有甚武藝，擅敢到此，輕薄二字，絕妙孟優學。」太子道：「你要知我武藝，等我道來。」

祖居西土流沙國，我父原爲沙國王。自幼一身多疾苦，命干華蓋惡星妨。因師遠慕長生訣，有分相逢捨藥方。半粒丹砂祛病退，願從修行不爲王。學成不老同天壽，容顏永似少年郎。也曾趕赴龍華會，也曾騰雲到佛堂。捉霧拿風收水怪，擒龍伏虎鎮山場。撫民高立浮屠塔，靜海深明舍利光。楮白鎗尖能縛怪，淡緇衣袖把妖降。如今靜樂蟻城內，大地揚名說小張。

妖王聽說，微微冷笑道：「那太子，你捨了國家，從那國師王菩薩。」

新說西遊記

第六十六回

八

修的是甚麼長生不老之術，只好收捕淮河水怪，却怎麼聽信孫行者誑謬之言。倒反責人不實更妙千山萬水來此納命，看你可長生可不老也。小張聞言，心中大怒，纏鎗當面便刺。四大將一擁齊攻孫大聖，使鐵棒上前，又打好妖精。公然不懼輪着，他那短軟狼牙棒，左遮右架，直挺橫衝，這場好殺。

小太子楮白鎗四柄，銀鍔劍更強。悟空又使金箍棒，齊心圍繞殺妖王。妖王其實神通大，不懼分毫左右擋。狼牙棒是佛中寶，劍砍鎗輪莫可傷。只聽狂風聲吼吼，又觀惡氣混茫茫。那箇有意思，凡弄本事。這箇專心拜佛，取經章。幾番馳騁，數次張狂。噴雲霧，閉三光。奮怒懷噴，各不良。多時三乘無上法。

致令百藝苦相將。

槩衆爭戰多時。不分勝負。那妖精又解搭包見莊了真武又要

行者又叫列位仔細。太子並衆等不知仔細之意。莊菩薩絕劍

怪滑的一聲。把四大將與太子一搭包。又裝將進去。無人能識此那

是若只是行者預先知覺走了。那妖王得勝回寺。又教取繩網了。

送在地窖。牢封固鎖不題。這行者縱筋斗雲起在空中。見那怪

回兵閉門。纔按下祥光。立於西山坡上。悵望悲啼道。師父呵。我

自從秉教入禪林。感荷菩薩脫難深。保你西來求大道。相同

輔助上雷音。只言平坦羊腸路。豈料崔巍怪物侵。百計千方

難救你。東求西告枉勞心。爲下無有成一嘆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六回

九

大聖正當悽慘之時。忽見那西南上一朶彩雲墜地。滿山頭大

雨繽紛。有人叫道。悟空認得我麼。行者急走前看處。那箇人

大耳橫頤。方面相。肩查腹滿。身軀胖。一腔春意喜盈盈。兩眼

秋波光蕩蕩。做袖飄然。福氣多。芒鞋洒落精神壯。極樂塲中

第一尊。南無彌勒笑和尚。伏下爲仁。嘗言布袋和尚笑呵呵。落得他笑值得他笑。

行者見了。連忙下拜道。東來佛祖。西天原沒他這纜。是位善莊的祖師。那里去。弟

子失廻避了。萬罪萬罪。佛祖道我此來。專爲引小雷音妖怪也。

行者道。多蒙老爺盛德大恩。敢問那妖是那方怪物。何處精魔。

不知他那搭包兒。是件甚麼寶貝。煩老爺指示。指示佛祖道他

是我面前。可磬的一箇黃眉童兒。只說是金身羅漢。誰知是花。驗小子此所以爲小人也。

童兒二字。三月三日。我因赴元始會去。畱他在宮看守。他把我

是挑下意。這幾件寶貝。拐來假佛成精。只當作直才實學。天性使然。不

搭包兒。是我的後天袋子。俗名喚做人種袋。可知先天原那條

狼牙棒。是箇敲磬的槌兒。怪不得巧語華言。說得天花亂墜。行者聽說高叫一

聲道。好箇笑和尚。你走了這童兒。教他誑稱佛祖。陷害老孫。只

他口中快活。不知此心却大受苦。未免有箇家法不謹之過。彌勒道。一則是我

不謹。走失人口。二則是你師徒們。魔障未完。是。若不與他。故

此百靈下界。應該受難。我今來與你收他去也。何自受其愚弄。勝

行者道。這妖精神通廣大。不知終無根底。你又無些兵器。何以收之。彌

勒笑道。我在這山坡下。設一草庵。種一田瓜果。在此你去與他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六回

索戰交戰之時。許敗不許勝。引他到我這瓜田裏。我別的瓜都

是生的。其名饅瓜。又名餛瓜。果之末有成者。正與下齒莽相對。你却變做一箇大熟瓜。他

來定要瓜喫。我却將你與他喫。喫下肚中。任你怎麼在內擺佈。

他那時等我。取了他的搭包兒。裝他回去。行者道。此計雖妙。你

却怎麼認得變的熟瓜。他怎麼就肯跟我來。此彌勒笑道。我爲

治世之尊。慧眼高明。豈不認得你。可知更認得他。而彼之憑你

變作甚物。我皆知之。但恐那怪不肯跟來耳。我却教你一箇法

術。行者道。他斷然是以搭包兒裝我。怎肯跟來。有何法術。可來

也。彌勒笑道。你伸手來。行者卽舒左手。遞將過去。彌勒將右手

食指蘸着口中神水。在行者掌上寫了一箇禁字。這樣人原該逆絕不視不

聽彼自不
能為怪

教他捏着拳頭見妖精當面放手他就跟來行者

拳欣然領教一隻手輪着鐵棒直至山門外高叫道妖魔你孫

爺爺又來了可快出來與你見箇上下小妖又慌忙奔告妖王

問道他又領多少兵來叫戰小妖道別無甚兵止他一箇妖王

笑道那猴兒計窮力竭無處求人斷然是送命來也隨又結束

整齊帶了寶貝舉着那輕軟狼牙棒蓋印舌頭又是色
莊實有雙關之妙走出門

來叫道孫悟空今番捋捋不得了行者罵道潑怪物我怎麼捋

捋不得妖王道我見你計窮力竭無處求人獨自箇強來支持

如今拿住再沒箇甚處神兵救拔此所以說你捋捋不得也行

者道這怪不知死活莫說嘴吃我一棒那妖王見他一隻手輪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六回

七

棒忍不佳笑道這猴兒你看他弄巧怎麼一隻手使棒支吾行

者道兒子你禁不得我兩隻手打若是不使搭包子再着三五

箇也打不過老孫這一隻手妖王聞言道也罷也罷我如今不

使寶貝非是不使此時
識破使亦無益只與你實打比箇雌雄卽舉狼牙棒上

前來鬪孫行者迎着面把拳頭一放雙手輪棒那妖精着了禁

禁則不與
此轉更奇不思退步果然不弄搭包只顧使棒來趕行者虛幌

一下敗陣就走那妖精直趕到西山坡下行者見有瓜田打箇

滾鑽入裏面卽變做一箇大熟瓜又熟又甜那妖精停身四望

不知行者那方去了他却趕至庵邊叫道瓜是誰人種的彌勒

變作一箇種瓜叟乃田之神出草庵答道大王瓜是小公種的妖王道可

有熟瓜麼。彌勒道：有熟的。妖王叫摘箇熟的來。我解渴。彌勒卽

把行者變的那瓜。雙手遞與妖王。妖王更不察情。到此接過手。

張口便啃。那行者乘此機會。一轂轆鑽入咽喉之下。真正肉莽

徑是團團吞下。讀書似此又焉望其有成等不得好歹。就弄手脚。抓腸刮腹。翻根頭。

豎蜻蜓。任他在裏面擺佈。那妖精疼得咬牙。俵嘴。眼淚汪汪。把

一塊種瓜之地。滾得似箇打麥之場。團團吞下此中亦自

只叫罷了罷了。誰人救我一救。一個西瓜喫不的彌勒却現了

本像。嘻嘻笑笑。叫道：孽畜認得我麼。那妖擡頭看見。慌忙跪倒

在地。雙手揉着肚子。磕頭撞腦。只叫：主人公。饒我命罷。饒我命

罷。再不敢了。再不敢假忠假孝到處裡哄人彌勒上前一把揪住。解了他的後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六回

七

天袋兒奪了他的敲磬槌兒。莫得論矣叫孫悟空。看我面上。饒他命

罷行者十分恨苦。却又左一拳。右一脚。在裏面亂掬亂搗。那怪

萬分疼痛難忍。倒在地下。彌勒又道：悟空。他也勾了你饒他罷

行者纔叫你張開口。等老孫出來。那怪雖是肚腹絞痛。還未傷

心。俗語云：人未傷心。不得死。花殘葉落。是根枯。他聽見叫張口。

卽便忍着疼。把口大張。行者方纔跳出現了。本像急掣棒。還要

打時。早被佛祖把妖精裝在袋裏。裝人者反以自裝為之絕倒斜跨在腰間。

手執着磬槌。罵道：孽子畜。金饒偷了那裏去了。那怪却只要憐生

在後。天袋內。啞啞噴噴的道：金饒是孫悟空。打破了佛祖道。饒

破還我金來。鼻屬金以通神氣此氣西之偏有白來也那怪道：碎金堆在殿蓮臺上。

哩。這却不那佛祖提着袋子執着磬槌嘻嘻笑笑叫道悟空我

和你去尋金還我行者見此法力怎敢違悞只得引佛上山回

至寺內收取碎金只見那山門緊閉佛祖使槌一指門開入裏

看時那些小妖已得知老妖被擒各自收拾囊底都要逃生四

散被行者見一箇打一箇見兩箇打兩箇把五七百箇小妖盡

皆打死各現原身都是些山精樹怪獸孽禽魔其中定有佛祖

將金收攢一處吹口仙氣念聲咒語即時返本還原復得金鏡

一付別了行者駕祥雲徑轉極樂世界這大聖却纔解下唐僧

八戒沙僧那猓子弔了幾日餓得慌了且不謝大聖却就鰓着

腰跑到廚房尋飯喫原來那怪正安排了午飯因行者索戰還

新說西遊記 第六十六回

未得喫這猓子看見卽喫了半鍋他飲烹宰爲厭字渡下却拿出兩鉢頭

與師父師弟們各喫了兩碗然後纔謝子行者問及妖怪原由

行者把先請祖師龜蛇後請大聖借太子並彌勒收降之事細

陳了一遍三藏聞言謝之不盡頂禮了諸天道徒弟這些神聖

困於何所行者道昨日日值功曹對老孫說都在地窖之內幸

黑死還算造化叫八戒我與你去解脫他等那猓子得食力壯尋着他

的釘鈿卽同大聖到後面打開地窖將衆等解了纜請出珍樓

之下收去兒童却放出一派三藏披了袈裟朝上一一拜謝這

大聖纔送五龍二將回武當送小張太子與四將回蟻城後送

二十八宿歸天府發放揭諦伽藍各回境與前天神引師徒們

送正相應

寬住了半日。喂飽了白馬。收拾行囊。至次早登程。臨行時。放上一把火。將那些珍樓寶座。高閣講堂。俱盡燒爲灰燼。這里纔

無星無牽逃難去。

消災消瘴脫身行。

畢竟不知幾時纔到大雷音。且聽下回分解。

問其地。則西天問其人。則如來聆其聲。則雷音及究其實。乃黃眉也。非得假此名目。如何動的人欺的世。但雷音可假。無一不假。西天旣小。無一不小。後天袋始而裝人。終反以自裝。大抵以假來者。終必以假去。瓜田一事。以見至理之循環也。降聖嬰是一迷字。收黃眉又是一禁字。迷字是誘其來。禁字是使其去。妖邪善假雷音。佛祖卽便假西瓜。聖嬰滿身金銀。雖見菩薩。亦不肯善發分文。黃眉滿腹之假。然見直人。却自說不得假話。主人一語實有至理也。

問收黃眉何以偏用西瓜。曰彼慣以此大帽布袋降人。仍以囹圄物投之。則自不能解釋。其怪可立而破也。

黃眉童兒實一乳臭小兒。黃毛未退。偶竊的佛祖數語。便爾妄自尊大。非惟人有不知。究竟自亦不解。不怕別人笑死。先要自己悶死。

這種祖師。雖是言清行濁。口是心非。却偏有人信他。大抵其害。還是自取果能勿視勿聽。而識破其本色。彼自不能爲怪矣。此佛祖之所以來。而黃眉之所以去也。

第六十七回

拯救駝羅禪性穩

脫離穢污道心清

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此言鼻之怪

蟒精不過是小小一妖。稀柿衞實是大大一難。荆棘嶺是攔路不前。稀柿衞實穢污難進。均有碍西天之道路。但荆棘是心上的茅柴。穢污實指身上的塵垢。借景寫題。各有其妙。而後嘆此書之奇無窮也。

讀書無了亦無休。最怕心粗與氣浮。而鹵莽厭煩者。則兼而有之。蓋學本細膩。他却粗暴。學要勤敏。他偏懶惰。正與大學之道相左。且鹵莽已不可。再加之厭煩。厭煩已不可。

新說西遊記

六十七回

一

又加之鹵莽。似此為學。西天終不可到。直經卒不可得。又何以成聖而成道也。故曰決無有成之理。

大學明新止至善之道。第一全係乎為師之教。無如好為人師者。自己之學。已不能有進。又何以能進子弟。其次大抵還視乎子弟之學。彼鹵莽厭煩者。雖有明師益友。其如此子弟何。兩題串講。方見引書命題之妙。

論說三藏四眾

驛離了小西天

乃寶閣珍樓童兒小子之地也。其神法定本題便已挑起朱紫。

之忻然上路

為成字一撲

行經個月程途。正是春深花放之時。花香撲鼻。

正當英發之際。與下臭字正相應。

見了幾處園林皆綠暗。一番風雨又黃昏。三

藏勒馬道。徒弟呵天色晚矣。往那條路上求宿去。

神疲力倦。虛將厭煩一吸。

行者笑道。師父放心。若是沒有借宿處。我三人都有些本事。叫八戒砍草。沙和尚扳松。老孫會做木匠。就在那路上搭個蓬庵。好道也住得年把。你忙怎的。八戒道。哥呀。這個所在。豈是住場。滿山多虎豹狼蟲。遍地有魍魎。魍魎為菌。菌一類。白日裏尚且難行。黑夜裏怎生敢宿。行者道。猷子越發不長進了。輕輕將無有成一運。不是老孫海口。只這條棒子。搯在手裏。就是塌下天來。也撐得住。正。菌師徒們正然講論。轉正師徒立言便不混。忽見一座山莊不遠。行者道。好了。有宿處了。長老問在何處。行者指道。那樹叢裏不是個人家。我們去借宿一宵。明早走路。長老忻然促馬。至莊門外下馬。只見那柴扉緊閉。長老敲門道。開門開門。裏面有一老者。手拖

新說西遊記

六十七回

二

藜杖。足踏蒲鞋。頭頂烏巾。身穿素服。開了門。便問是甚人。在此大呼小叫。便不安靜。三藏合掌當胸。躬身施禮道。老施主。貧僧乃東

土。差往西天取經者。適到貴地。天晚特造尊府借宿一宵。萬望

方便。方便。老者道。和尚。你要西行。却是去不得。阿。此處乃小西

天。是個兒童之所在。若到大西天。路途甚遠。莫厭經史煩。只恐功夫少。且休道前去

艱難。只這個地方。已是難過。三藏問。怎麼難過。老者用手指道。

我這莊村。西去三十餘里。有一條稀柿衕。山名七絕。却不是七寶更奇。

三藏道。何為七絕。老者道。這山徑。過有八百里。下文遠字已。滿

山盡是柿果。古云。柿樹有七絕。一益壽。二多陰。此挑下。三無鳥

巢。四無蟲。是伏下。五霜葉可玩。此照。六嘉實。七枝葉肥大。此句不富。

故名七絕山。我這做處地濶人稀。那深山亘古無人走到。每

字富
反脚無有。成

年家熟爛柿子落在路上。將一條夾石衙衙。盡皆填滿。又被雨

露雪霜。經徽過夏。作成一路污穢。不作香氣却成臭氣似此。這善果却被塵壤真可惜也。

方人家俗呼為稀屎衙。但刮西風。有一股穢氣。就是淘東園也

不是這般惡臭。廢壞無成之氣極其不堪而下交。如今正值春凋具醒觀此濯垢之不容已也。

深節屈孟夏東南風大作。所以還不聞見也。三藏心中煩悶。不言行

者。忍不住高叫道。你這老兒甚不通。我等連夜投宿。你就說出

這許多話來。說人十分你家窄逼沒處睡。我等在此樹下蹲一

蹲。也就過了此宵。何故這般絮聒。那老者見了他相貌醜陋。便

也擰住口。驚嚇嚇的。硬着膽。喝了一聲。用藜杖指定道。你這厮

新說西遊記

六十七回

三

骨撾臉。磕額頭。塌鼻子。

此真定白不聞

凹頤腮。毛眼毛睛。癆病鬼。不知

高低。尖着個嘴。敢來冲撞我老人家。齒莽之氣發發行者陪笑道。老官

兒。你原來有眼無珠。不識我這癆病鬼哩。相法云。形容古怪。石

中有美玉之藏。你若以言貌取人。便就差了我。雖醜便醜。却到

有些手段。老者道。你是那方人氏。姓甚名誰。有何手段。行者笑

道。我

道。

祖居東勝大神洲。花果山前自幼修。身拜靈臺方寸祖。

講明

為學成字

學成武藝甚全周。也能攪海降龍母。善會擔山起

日頭。縛怪擒魔稱第一。移星換斗鬼神愁。偷天轉地英名大。

我是變化無窮美石猴。這個頑皮就

是個活猴

老者聞言。回嗔作喜。躬着身。便教請入寒舍安置。遂此四衆。牽馬挑擔。一齊進去。只見那荆針棘刺。鋪設兩邊。二層門。是磚石壘的墻壁。又是荆棘苦蓋。子弟之頑劣可知入裏纔是三間瓦屋。老者

便扯椅安坐。待茶。又叫辦飯。少頃移過桌子。擺着許多麪筋豆腐芋苗蘿蔔辣芥蔓菁香稻米飯。醋燒葵湯。師徒們儘飽一餐。

腹飽知足極其不厭。此所以爲老鉄也。喫畢。八戒扯過行者。背云。師兄。這老兒始

初不肯留宿。今返設此盛齋。何也。行者道。這個能值多少錢。到明日還要他十果十菜。送我們哩。八戒道。不差。憑你那幾句大話。哄他一頓飯喫了。明日却要跑路。他又管待送你怎的。行者道。不要忙。我自有個處治。不多時。漸漸黃昏。老者又叫掌燈。行

新說西遊記

六十七回

者躬身問道。公公高姓。老者道。姓李。即理也。行者道。貴地想就是

李家莊了。老者道。不是。這里喚做駝羅莊。駝羅乃斗前惡宿氣質稟之性。最粗暴正

證。齒莽而太歲之。不仁。已於此立案。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別姓俱多。唯我姓李

行者道。李施主府上。有何善意。賜我等盛齋。那老者起身道。纔

聞得你說會拿妖怪。我這里却有個妖怪。學徒此作妖怪奇聞。累你替我

們拿拿。次轉煩字前就問。上言此就勞上寫。自有重謝。若教成這個子弟其功不小。行者就朝

上唱個喏。道承照顧了。八戒道。你看他惹禍聽見說拿妖怪。就

是他外公。也不這般親熱。預先就唱個喏。講厭字無跡。行者道。賢弟

你不知我唱個喏。就是下了個定錢。他再不去請別人了。人之患已

於此三藏聞言道。這猴兒。凡事便要自專。倘或那妖怪神通廣大。

伏案

大你拿他不住。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誑語麼。為無有行者笑道。

師父莫怪。等我再問了看。那老者道。還問甚。行者道。你這貴處

地勢清平。又許多人家居住。更不是偏僻之方。有甚麼妖精。敢

上你這高門大戶。不知惟高門大老者道。實不瞞你說。我這里

久矣。康寧。厭字的只這三年六月間。以薰暑扣忽然一陳風起。

那時人家甚忙。打麥的在場上。插秧的在田裏。耕種如此不俱

着了忙。只說是天變了。誰知風過處。有個妖精。蓋即李老將人

家散放。勒牛馬喫了。厭且於猪羊喫了。見雞鷄。圍圍。嚙遇男女

夾活吞。無暇細嚼自從那次。這二年。常來傷害。長老呵。你若

果有手段。拿了妖怪。掃淨此土。我等決然重謝。不敢輕慢。行者

新說西遊記

道。這個却是難拿。八戒道。直是難拿。為何輕我們乃行脚僧。借

宿一宵。明日走路。拿甚麼妖精。老者道。你原來是騙飯喫的。和

尚。初見時。誇口弄舌。說會換斗移星。降妖縛怪。及說起此事。就

推却難拿。行者道。老兒。妖精好拿。只是你這方人家不齊心。所

以難拿。妙不是妖怪難拿。正是子弟難老者道。怎見得人心不

齊。行者道。妖精攪擾了三年。也不知傷害了多少生靈。我想着

每家只出銀一兩五百家。可湊五百兩銀子。不拘到那里。也尋

一個法官。把妖拿了。却怎麼就甘受他三年磨折。老者道。若論

說使錢。好道也。羞殺人。我們那家不花費三五兩銀子。前年曾

訪着山南裏有個和尚。先請一請他到此。拿妖。永會得勝。行者

道那和尚怎的拿來。老者道。

那個僧伽披領袈裟。先談孔雀。後念法華。香焚爐內。手把鈴拿。正然念處。驚動妖邪。風生雲起。徑往蘇家。僧和怪關其實堪誇。一遁一拳。搗一遁一把抓。和尚還相應。沒頭髮須。史妖怪勝。徑直返烟霞。原來晒乾疤。我等近前看光頭打的。似個爛西瓜。雖有明師。其如此子弟何。

行者笑道。這等說喫了虧也。老者道。他且拚得一命。還是我們喫虧。真他買棺木殯葬。又把些銀子與他徒弟。那徒弟心還不歇。至今還要告狀。不得乾淨。理亦大受其累。行者道。可曾再請甚麼人拿他。老者道。舊年又請了一個道士。只寫另請前師。老無成可知。行者道。那

新說西遊記 六十七回

道士怎麼拿他。老者道。那道士

頭戴金冠。身穿法衣。令牌敲响。符水施為。驅神使將。拘到妖。癩狂風滾滾。黑霧迷迷。卽與道士兩個相持。鬪到天晚。怪返雲霓。乾坤清朗。我等眾人齊出來尋道士。滄死在山溪。撈得上來。大家看却如一個落湯雞。生龍活虎法。師亦死法矣。

行者笑道。這等說也。喫虧了老者道。他也只捨得一命。我們又使勾問數錢糧。看得人命都不值。錢是爲不仁伏案。行者道。不打緊。不打緊。等我

替你拿他來。老者道。你若果有手段。拿得他。我請幾個本莊長者。與你寫個文書。若得勝。憑你要多少銀子。相謝半分不少。如若。有虧。切莫和我等放賴。各聽天命。煩倒不服反。有些害怕。行者笑道。道

老見被人賴怕了。非怕人命正怕問數幾體耳我等不是那樣人快請長者

去那老者滿心歡喜。即命家僮請幾個左鄰右舍表弟姨兒親

家朋友共有八九位老者都來相見。會了唐僧言及妖怪一事。

無不忻然。眾老問是那一位高徒去拿行者。又手道是我小和

尚。眾老悚然道。不濟不濟。那妖精神通廣大。身體狼狽。無非關西大漢

你這個長老瘦瘦小小。還不勾他填牙齒縫哩。如此一視決無之神自現

者笑道。老官兒你估不出人來。我小自小結實。都是喫了磨刀

水的秀氣。在內哩。眾老見說。只得依從道。長老拿住妖精。你要

多少謝禮。行者道。何必說要甚麼謝禮。俗語云。說金子幌眼。說

銀子傻白。說銅錢腥氣。挑下朱紫金銀便不突我等乃積德的和尚。決不

要錢。這層是照下眾老道。既如此說。都是受戒的高僧。既不要

錢。豈有空勞之理。出理我等各寅俱以魚田為活。魚田不薄賦稅亦不輕此

就曲。上翻。若果降了妖孽淨了地方。我等每家送你兩畝良田。共湊

一千畝。坐落一處。你師徒們在上起蓋寺院。打坐參禪。強似方

上。雲遊行者又笑道。越不停當。但說要了田。就要養馬當差。納

糧辦草。黃昏不得睡。五鼓不得眠。好倒弄殺人也。妙寫厭煩眾極其爽亮

老道。諸般不要。却將何謝。行者道。我出家人。但只是一茶一飯。

便是謝了。只圖厭飽眾老喜道。這個容易。但不知你怎麼拿他。

行者道。他但來。我就拿住他。眾老道。那妖大着哩。上拄天下拄

地。虛寫來時風去時霧。你却怎生近得他。行者笑道。若論呼風

喚雨。來時風去時霧。你却怎生近得他。行者笑道。若論呼風

喚雨。來時風去時霧。你却怎生近得他。行者笑道。若論呼風

喚雨。來時風去時霧。你却怎生近得他。行者笑道。若論呼風

喚雨。來時風去時霧。你却怎生近得他。行者笑道。若論呼風

新說西遊記

鴛霧的妖精。我把他當孫子罷了。若說身體長大。有那手段。打他正講處。只聽得呼呼風响。慌得那八九個老者。戰戰兢兢。道這和尚鹽醬口。貼肉字說妖精。妖精就來了。那老李開了腰門。把幾個親戚連唐僧都叫進來。進來。妖怪來了。諛得那八戒。也要進去。沙僧也要進去。行者兩隻手扯住兩個。道你們忒不循理。出家人怎麼不分內外。站住不要走。跟我去天井裏看看。是個甚麼妖精。八戒道哥呵。他們都是經過帳的。風响便是妖來。他都去躲。我們又不與他有親。又不相識。又不是交契故人。看他做甚。原來行者力量大。不容說。一把拉在天井裏。站下。那陣風越發大了。好風。

新說西遊記

六十七回

八

倒樹摧林。狼虎憂。播江攪海。鬼神愁。掀翻華岳三峯石。提起乾坤四部洲。村舍人家皆閉戶。滿莊兒女盡藏頭。黑雲漠漠遮星漢。燈火無光遍地幽。其惡如此故曰

慌得那八戒。戰戰兢兢。伏之於地。把嘴拱開土。埋在地下。濁氣撲鼻

不堪對面却如釘了釘一般。沙僧蒙着頭臉。眼也難睜。行者聞風認

怪。一霎時。風頭過處。只見那半空中。隱隱的兩盞燈來。卽低頭

叫道。兄弟們。風過了。起來看。那猓子扯出嘴來。抖抖灰土。仰着

臉。朝天一望。法天象地是個齒莽見有兩盞燈光。忽失聲笑道。好猓子。好

猓子。原來是個有行止的妖精。該和他做朋友。沙僧道。這般黑夜。又不曾覩面相逢。怎麼就知好歹。八戒道。古人云。夜行以燭

無燭則止。你看他打一對燈籠引路。必定是個好的。是個有錢的子弟。

沙僧道：你錯看了。那不是一對燈籠。是妖精的兩隻眼亮。那猓

子就說矮了三寸道：爺爺呀。眼有這般大呵。不知口有多少大。

殊不知鼻子更長。行者道：賢弟莫怕。你兩個護持着師父。待老孫上

去討他個口氣。看他甚是妖精。八戒道：哥哥不要供出我們來。

好行者縱身打個唵哨。跳到空中。執鐵棒。厲聲高叫道：慢來。慢

來。有吾在此。那怪見了。挺住身軀。將一根長鎗亂舞。此却不是舊刀鎗。

行者執了棍勢。問道：你是那方妖怪。何處精靈。那怪更不答應。

只是舞鎗。行者又問。又不答。只是舞鎗。行者暗笑道：好是耳聾。

口啞。原是村蠢愚頑無知之輩。不要走。看棍。那怪更不怕。亂舞鎗遮攔。在那

新說西遊記

六十七回

九

半空中一夾。往一上一下。鬪到三更時分。未見勝敗。八戒沙

僧在李家天井裏看得明白。原來那怪只是舞鎗遮架。更無半

分兒攻殺。貪頑好耍為其師者倒落得清靜。行者一條棒不離那怪的頭上。八

戒笑道：沙僧。你在這裏護持。讓老猪去幫打幫打。莫教那猴子

獨幹這功。領頭一鐘酒。好猓子跳起雲頭。赶上就築。那怪物又

使一條鎗抵住。兩條鎗就如飛蛇掣電。八戒誇獎道：這妖精好

鎗法。不是山後鎗。山後乃揚家六合鎗。乃是纏絲鎗。也不是馬家鎗。馬趙鎗海

內無對。却叫做個軟柄鎗。行者道：猓子莫胡說。那里有個甚麼軟

柄鎗。八戒道：你看他使出鎗尖來。架住我們。不見鎗柄。不知收

在何處。行者道：或者是個軟柄鎗。但這怪物還不會說話。想是

還未歸人道。陰氣還重。照定小子立只怕天明時。陽氣勝他。必

要走。但走時。一定趕上。不可放他。八戒道。正是。正是。又鬪多時。

不覺東方發白。那怪不敢戀戰。回頭就走。行者與八戒一齊趕

來。忽聞得污穢之氣逼人。乃是七絕山。稀柿衞也。七絕而已無

八戒道。是那家淘毛。廁哩。喂臭氣難聞。氣味惡濁師父的行者

捂着鼻子。只叫快趕妖精。快趕妖精。那怪物攏過山去。現了本

像。乃是一條紅鱗大蟒。是個錦你看他

眼射曉星。鼻噴朝霧。密密牙排鋼劍。彎彎爪曲金鈎。頭戴一

條肉角。好便似千千塊瑪瑙攢成。身披一派紅鱗。却就如萬

萬片胭脂砌就。盤地只疑爲錦被。飛空錯認作虹霓。歇臥處

新說西遊記

六十七回

十

有腥氣冲天行動時。有赤雲罩體。大不大。兩邊人不見東西。

長不長。一座山跨占南北。

八戒道。原來是這般一個長蛇。若要喫人。呵。一頓也得五百個。

還不飽足。不似喫狗肉行者道。那軟柄鎗。乃是兩條信棒。即鼻

是個鼻。之怪我們趕他軟了。從後打出去。這八戒縱身趕上。將鈚便

築那怪物一頭鑽進窟裏。還有七八尺長尾。把露在外邊。由蒙

原是顧頭八戒放下鈚。一把搗住道。着手着手。儘力氣往外亂

扯。莫想扯得動一毫。行者笑道。馱子。放他進去。自有處置。不要

這等倒扯蛇。八戒直個撒了手。那怪縮進去了。八戒怨道。纔不

放手時。半截子已是我們的了。是這般縮了。却怎麼得他出來。

這不是叫做沒蛇弄了。

閉藏不出法。師亦沒法矣。

行者道。這廝身體狼狽窟

穴窄小。斷然轉身不得。一定是個照直攔的。定有個後門出頭。

你快去後門外攔住。等我在前門外打那猓子。豈個一溜烟跑

過山去。果見有個孔窟。他就扎定脚。還不曾站穩。不期行者在

前門外使棍子往裏一搗。那怪物護疼。徑往後門攔出。八戒未

曾防備。被他一尾耙打了一跌。豈正。凶莽。莫能掙扎得起。睡在地下

忍疼。行者見窟中無物。舉着棒跑過來。叫起妖怪。那八戒聽得

吆喝。自己害羞。忍着疼。爬起來。使鈿亂撲。行者見了。笑道。妖怪

走了。你還撲甚的了。八戒道。老猪在此。打草驚蛇哩。大家子弟。先生每每

不能管教。不敢管教。亦並行者道。活猓子。快赶上。二人趕過澗

不肯管教。只得如此而已。

新說西遊記

六十七回

七

去。見那怪盤做一團。豎起頭來。張開巨口。要吞八戒。八戒慌得

往後便走。這行者反迎上前。被他一口吞之。師父却鑽在肚裏。妙不可言。八戒

戒捶胸跌脚。大叫道。哥耶。傾了你耶。行者在妖精肚裏。支着鐵

棒。道。八戒莫愁。我叫他搭個橋兒你看。那怪物躬起腰來。就似

一條路東虹。八戒道。雖是像橋。只是沒人敢走。行者道。我再叫

他變做個船兒你看。在肚裏將鐵棒撐着肚皮。那怪物肚皮貼

地。翹起頭來。就似一隻鬪保船。通法頑鬧。蔡家學生亦不若是。八戒道。雖是像

船。只是沒有桅蓬。不好使風。行者道。你讓開路。等我叫他使個

風你看。又在裏面儘着力。把鐵棒從春背上棚將出去。約有五

七丈長。就似一根桅杆。那廝忍疼掙命。往前一攔。比使風更快。

攔回舊路。下了山。有二十餘里。却纔倒在塵埃。動蕩不得。嗚呼。

喪矣。師父不曾問死徒弟先已。遍死鑽到肚裏亦無益。八戒隨後趕上來。又舉鈹亂築。

行者把那物穿了一個大洞。鑽將出來。道：「馱子他死也死了。你

還築他怎的？」八戒道：「哥阿。你不知我老猪一生好打死蛇。遂此

收了兵器。抓着尾耙。倒拉將來。却說那駝羅莊上李老兒與衆

等對唐僧道：「你那兩個徒弟一夜不回。斷然傾了命也。」三藏道：

「決不妨事。我們出去看看。須臾間只見行者與八戒拖着一條

大蟒。此即鹵莽無成者。吆吆喝喝前來。衆人却纔懼喜。滿莊上老幼男

女都來跪拜道：「爺爺。正是這個妖精。在此傷人。今幸老爺施法

斬怪除邪。我輩庶各得安生也。」大抵煩人者爲已。衆家都是感激。東請

新說西遊記

六十七回

三

西遊。各各酬謝。師徒們被雷住五七日。苦辭無奈。方肯放行。又

各家見他不要錢物。都辦些乾糧果品。騎驃壓馬。花紅綵旗。盡

來餞行。此處五百人家。到有七八百個人相送。一路上喜喜懽

懽。不時到了七絕山。稀柿衙口。三藏聞得那般惡穢。又見路道

填塞。道：「悟空。似此怎生過得？」行者侮着鼻子。故曰鼻之怪。道：「這個却

難也。」三藏見行者說難。便就眼中垂淚。李老兒與衆上前道：「老

爺勿得心焦。我等送到此處。都已約定意思。了令高徒與我們

降了妖精。除了一莊禍害。我們各辦虔心。另開一條好路。送老

爺過去。行者笑道：「你這老兒俱言之欠當。你初然說這山徑過

有八百里。你等又不是大禹的神兵。那里會開山鑿路。若要我

師父過去。還得我們着力。你們都成不得。成字反三藏下馬道。

悟空。怎生着力。虞行者笑道。眼下就要過山。却也是難。點更妙再

開條路。却又難也。須是還從舊衙衙過去。只恐無人管飯。李老

見道。長老說那里話。憑你四位擔問多少時。我等俱養得。起。怎

麼說。無人管飯。行者道。既如此。你們去辦得兩石米的乾飯。再

做些蒸餅。饅頭。來。等我那長嘴和尚喫飽了。變了大豬。拱開舊

路。我師父騎在馬上。我等扶持着。管情過去了。八戒聞言。道哥

哥。你們都要圖個乾淨。怎麼獨教老豬受臭。三藏道。悟。能。你果

有本事。拱開衙衙。領我過山。註你這場頭功。八戒笑道。師父在

上。列位施主們都在此。休笑話。我老豬本來有三十六般變化。

新說西遊記

六十七回

三

若說變輕巧華麗飛騰之物。委實不能。若說變山。變樹。變石塊。

變土墩。變賴象。科猪。水牛。駱駝。這個全會。只是身體變得大肚

腸。越發大。須是喫得飽了。纔好幹事。衆人道。有東西。有東西。我

們都帶得有乾糧果品。燒餅。饅頭。在此。原要開山相送的。且都

拿出來。憑你受用。待變化了。行動之時。我們再着人回去。做飯

送來。八戒滿心歡喜。脫了阜直裰。丟了九齒鉞。對衆道。休笑話。

看老豬幹這場臭功。臭字與前花好猷子。捻着訣。搖身一變。果

然變做一個大豬。看他照定鼻子仍又不直個是

嘴長毛短。半脂臙。自幼山中食藥苗。黑面環睛。如日月。鬚頭

大耳。似芭蕉。修成堅骨。同天壽。煉就麤皮。比鐵牢。鬣鬣鼻音。

孤詣叫啞啞喉响噴嗚哮白蹄四隻高千尺劔鬣長身百丈
鏡從見人間肥豕蔬未觀今日老猪魁唐僧等眾齊稱讚羨
美天蓬法力高

孫行者見八戒變得如此。卽命那些相送人等快將乾糧等物
捲攢一處。叫八戒受用。那馱子不分生熟。一撈食之。却上前拱
路。這個裏面尋道行者叫沙僧脫了脚。好生挑擔。請師父穩坐

雕鞍。他也脫了鞵鞋。吩付眾人回去。若有情。快早送些飯來。與
我師弟接濟。那些人有七八百相送。隨行多一半有騾馬的。飛
星回莊做飯。還有三百人步行的。立於山下遙望他行。原來此
莊至山有三十餘里。待回取飯來。又三十餘里。往回擔閣。約有

新說西遊記

六十七回

古

百里之遙。他師徒們已此去得遠了。衆人不捨。催趲騾馬進衙
衙連夜趕至。次日方纔趕上。叫道取經的老爺。慢行慢行。我等
送飯來也。長老聞言。謝之不盡。道。這是善信之人。叫八戒住了。
再喫些飯食壯神。那馱子拱了兩日。正在飢餓之際。那許多人
何止有七八石飯食。他也不論米飯麪飯。收積來一撈用之。飽
食一頓。雖厭厭不已。而大抵無有却又上前拱路。鼻子大是喫
來却從臭裏去。而下支三藏與行者沙僧。謝了衆人。分手兩別。
未紫之神不洩。自到

與前條離
正相應

正是

駝羅莊客回家去。八戒開山過衙來。三藏心誠神力。擁悟空
法顯怪魔衰。千年稀柿今朝淨。七絕衙衙此日開。六慾塵埃

皆剪絕平安無阻拜蓮臺。

這去不知還有多少路程。還遇甚麼妖怪。且聽下回分解。
凡題俱引用經書。獨此又引用小學。何也。蓋此章原講後生
小子。故引用一句小學。但寫意處不惟奇幻。而且忒晦暗。非
得與別書對看。恐摩題處不能了然痛快。
鹵莽之人。氣質粗暴。賦性輕浮。每至有頭無尾。進銳退速。故
曰決無有成。但其形體粗魯。氣味自然惡濁。故就鼻子以醜
其態。

嘗見封神傳亦作此題。將鹵莽之人寫成一個龍鬚虎止。會
拋磚弄石。並不肯爲學。雖賜有打神鞭。授以遁龍椿。無如子
弟頑劣。雖竭力鞭策拘束。而卒至無成。故比之曰四不相。言
非土非農非工非商。這樣廢物。只好與人使喚。筆墨新鮮。視
此又覺其精奇。

此章何以言鼻之怪。蓋紅鱗指錦衣。大蟒卽鹵莽。乃臭物也。
不味詩書之香。惟聞酒肉之氣。似此醜齷。殊令人揜鼻。此所
以爲稀柿衞也。但東土雖有此子。西天實無此佛。曾見成道
作聖。亦有若是者耶。

鹵有鹽鹵。有魚鹵。氣味腥穢。極其惡濁。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故曰鼻之怪。而富又稱濁富。故結尾稀柿衞。只挽鹵字。不知
神氣已落到富字。

第六十八回

朱紫國唐僧論前世

孫行者施爲三折肱

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仁爲五常之首。百行之原。爲人有生之至要。但殺戮之心。日甚。慈愛之理日消。故人只知七情六慾。爲吾道身心之害。初不知傷生害命。日近於殘忍。所以孔子弋不射宿。孟子之遠庖廚。無非一念好生之仁。充塞於天地世間。若恣庸醫之手段。日肆其殘忍。實傷天地好生之德。曾子云。出乎爾。反乎爾。聖賢豈無所見而云然哉。

宋曹彬未下江南之前。數日不陞帳。將士請安者。悉以病辭。問元師何病。答曰。但願城破之日。諸君少殺。此病卽愈。這等奇病。原是素問難經所不載。無怪朱紫之病。爲庸衆人之所不識也。

朱紫緊貼富字。做醫正籠爲富。至無知妄作。便是不仁之至意。此回原是起筆。所以逐字俱用虛籠。渾含並無一句實沾。便見手筆之妙。

善正萬緣收。名譽傳揚四部洲。智慧光明登彼岸。颼颼颼。雲生天際頭。諸佛共相酬。永住瑤臺萬萬秋。打破人間蝴蝶

深窳極
有意味

夢休休。滌淨塵氣不惹愁。
此詞總籠全章。渾發大意。人以失羣爲悲。莊子鼓盆適以自嘆。用筆

語表三藏師徒。洗污穢之衲衲。衲下濯垢正與上逍遙之道路。彼強取強求者焉有光陰迅速。又值炎天。正是

海榭舒錦。彈荷葉綻青盤。兩路綠楊藏乳燕。行人避暑扇搖

統點出風景便是
解襟賞節之候

進前行處。忽見有一城池相近。三藏勒馬叫徒弟們。你看那是

甚麼去處。行者道。師父原來不識字。不知如何看醫書此筆照

之意。虧你怎麼領唐王旨意離朝也。三藏道。我自幼為僧。千經萬

典皆通。怎麼說我不識字。正為不識木行者道。既識字。怎麼那

城頭上杳黃旗。是為朱紫明書三箇大字。就不認得。却問是甚

去處。何也。三藏喝道。這潑猴胡說。那旗被風吹得亂擺。總有字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八回

二

也看不明白。點出明字是行者道。老孫偏怎看見八戒沙僧道。

師父莫聽師兄搗鬼。這般遙望。城池尚不明白。如何就見是甚

字號。視遠不明行者道。却不是朱紫國三字。陡然先擒富字便

三藏道。朱紫國必是西邦王位。非貴無以馭其却要倒換關文

行者道。不消講了。不多時。至城門下。馬過橋。入進三層門裏。直

箇好箇皇州。但見

門樓高聳。堞疊齊排。周圍活水通流。南北高山相對。六街三

市貨貫多。萬戶千家生意盛。果然是箇帝王都會處。天府大

京城。絕域梯航至。遐方玉帛盈。形勝連山遠。宮垣接漢清。三

關嚴鎖鑰。萬古樂昇平。高樓大廈財阜充
盈總將富字一讀

師徒們在那大街市上行時。但見人物軒昂衣冠齊整。言語清朗。直不亞大唐世界的十分全美。民殷國富寫那兩邊做買做賣的。忽見猪

八戒相貌醜陋。沙和尚面黑身長。孫行者臉毛額廓。丟了買賣都來爭看。嘴臉醜惡賽太歲已隱隱欲現三藏只叫不要撞禍。低着頭走。八戒

邊依把箇蓮蓬嘴。揣在懷裏。沙僧不敢仰視。惟行者東張西望。緊隨唐僧左右。那些人有知事的。看看見就回去了。有那遊嬉

好開的。並那頑僮們。烘烘笑笑。都上前拋瓦丟磚。與八戒作戲。唐僧扭着一把豚。只教莫要生事。那猷子不敢擡頭。不多時轉

過鬪頭。忽見一座門牆。上有會同館三字。唐僧道。徒弟我們進這衙門去也。行者道。進去怎的。唐僧道。會同館乃天下通會通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八回

三

同之所。我們也打攪得。且到裏面歇下。待我見駕。倒換了關文。再趕出城走路。八戒聞言。掣出嘴來。把那些隨看的人。說倒了

數十箇。肩兒眼惡不仁已見他上前道。師父說的是我們。且到裏邊藏下。免得道夥烏龜噪嚷。為富的人凡事不肯出頭惟恐花費遂進館去。那些人方漸

漸而退。却說那館中有兩箇館使。乃是一正一副。都在廳上查點人夫。要往那里接官。忽見唐僧來到。箇箇心驚。齊道是甚麼人。是甚麼人。往那里走。三藏合掌道。貧僧。勾下不富以清題界乃東土大

唐。駕下差往西天取經者。只提取經便是為仁之意無怪其為貧僧也今到寶方。不敢私過。有關文欲倒驗放行。權借高衙暫歇。那兩箇館使聽言。

屏退左右。一箇箇整冠束帶。下廳迎上相見。卽命打掃客房。安

歇。教辦清素支應。三藏謝了。二官帶領人夫出廳而去。手下人請老爺客房安歇。三藏便走行者狠道。這厮憊慙。怎麼不讓老孫在正廳。三藏道。他這里不服我大唐管屬。又不與我國相連。況不時又有上司過客來往。所以不好畱此相待。行者道。這等說我偏要他相待。正說處。有管事的送支應來。乃是一盤白米。一盤白麩。兩把青菜。四塊豆腐。兩箇麩筋。一盤乾笋。一盤木耳。三藏教徒弟收了。謝了管事的。管事的道。西房裏有乾淨鍋竈。柴火方便。色色齊備請自去做飯。三藏道。我問你一聲。國王可在殿上麼。管事的道。我萬歲爺爺久不坐朝。今日乃黃道良辰。正與文武多官議出黃榜。你若倒換關文。趁此急去。還赶上。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八回

四

到明日。就不能勾了。

先只渾含極得佈置之妙

不知還有多少時伺候哩。三

藏道。悟空。你們在此安排齋飯。等我急急去。驗了關文回來。喫

了走路。八戒急取出袈裟關文。三藏整束了進朝。只是分付徒

弟。不可出外去生事。不一時。已到五鳳樓前。說不盡那殿閣崢

嶸樓臺壯麗。

富潤屋即此已見

直至端門外。煩奏事官轉達天廷。欲倒

驗關文。那黃門官果至玉階前。啟奏道。朝門外有東土大唐。欽

差一員僧。前往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經。欲倒換通關文牒。聽宣

國王聞言喜道。寡人久病。

病自何來骨骨安頓下文便不爽

不曾登基。今上殿

出榜招醫。就有高僧來國。卽傳旨。宣至階下。三藏卽禮拜俯伏。

國王又宣上金殿賜坐。命光祿寺辦齋。三藏謝了恩。將關文獻

上國王看畢十分歡喜道。法師你那大唐幾朝君正。幾輩臣賢。至於唐王因甚作疾回生。着你遠涉山川求經。這長老因問。卽欠身合掌道。貧僧那里。

三皇治世。五帝分倫。堯舜正位。禹湯安民。

四句渾講爲仁成。並無不仁之處。

周子衆各立乾坤。倚強欺弱。分國稱君。邦君十八分。野邊塵。

後成十二。宇宙安淳。因無車馬。却又相吞。七雄爭勝。六國歸。

秦天生魯沛。各懷不仁。

只要富國強兵。並不顧生民塗炭。這層是從仁字寫到不仁。先擒首句。

江山屬漢約法。欽遵漢歸司馬。晉又紛紛。紆南北十二。宋齊梁。

陳列祖相繼。大隋紹竝。賞花無道。塗炭多民。我王李氏國號。

唐君高祖晏駕。當今世民河清海晏。大德寬仁。

這層是從不仁又轉到爲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八回

五

仁以清下句

茲因長安城北有箇怪水龍神。刻滅甘雨。應該損身。

夜間托夢告王救進。王言准赦。早召賢臣。欸雷殿內。慢把棋。

輪時當日午。那賢臣夢斬龍身。

只講不仁者該死。病字不拽自動。

國王聞言。忽作呻吟之聲。問道。法師那賢臣是那邦來者。三藏。

道就是我王駕前丞相。姓魏名徵。他識天文。知地理。辨陰陽。乃。

安邦立國之大宰輔也。因他夢斬了涇河龍王。那龍王告到陰。

司說我王許救。又殺之。故我王遂得促病。漸覺身危。魏徵又寫。

書一封。與我王帶至陰司。寄與酆都城判官崔珏。少時唐王身。

死。至三日復得回生。虧了魏徵。感崔判官。改了文書。加王二十。

年壽。仁者壽。只言爲仁的有壽。不仁的有病。則不仁者壽。只言爲仁的有壽。不仁的有病。則不仁者壽。只言爲仁的有壽。不仁的有病。則不仁者壽。今要做水陸。

大會故遣貧僧遠跡道途。詢求諸國拜佛祖。取大乘經三。越超

度孽苦昇天也。只寫唐王為仁正與朱紫不仁作一反照那國王又呻吟嘆道。誠乃

是天朝大國。君正臣賢。似我寡人。夙多時。並無一匡拯救。長

老聽說。偷睛觀看。見那皇帝面黃肌瘦。形脫神衰。長老正欲啟

問。有光祿寺官。奏請唐僧奉齋王傳旨。教在披香殿。連朕之膳

擺下。與法師同享。三藏謝了恩。與王同進膳。進齋不題。却說行

者在會同館中。着沙僧安排茶飯。並整治素菜。沙僧道。茶飯易

煮。蔬菜不好安排。行者問道。如何。沙僧道。油鹽醬醋俱無也。不肯

食淡此為富之所由來也行者道。我這里有幾文觀錢。教八戒上街買去。那

猷子躲懶道。我不敢去。嘴臉欠俊。恐惹下禍來。師父怪我。行者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八回

六

道公平交易。又不化他。又不捨他。何禍之有。先將為字一註。用筆極妙八戒

道。你纔不曾看見。猷智在這門前。扯出嘴來。把人謊倒。了十來

箇。若到開市叢中。也不知誑殺多少人哩。行者道。你只知開市

叢中。你可曾看見。那市上賣的是甚麼東西。八戒道。師父只教

我低着頭。莫撞禍。實是不曾看見。行者道。酒店米舖。磨坊。並綫

羅雜貨。不消說。着實有好茶房。麵舖。大燒餅。大饅饅。飯店。又有

好湯飯。好椒料。好蔬菜。與那異品的糖糕。蒸酥。點心。飽子。油食

蜜食。無數好東西。點染富字。虛吸為字我去買些兒。請你如何。為何下文。便見其妙

那猷子見說。口內流涎。喉嚨裏咽咽的。嚙唾。跳起來道。哥哥這

遭我擾你。待下次趨錢。我也請你回席。聽說喫嘴便無忌。豈此而肯為又何不肯為也

行者暗笑道。沙僧好生煮飯。等我去買調和來。沙僧也知是要
歡子。只得順口應承道。你們去。須是多買些。喫飽了來。那歡子
撈箇碗盞。拿了。就跟行者出門。有兩箇在官人問道。長老那里
去。行者道。買調和。那人道。這條街往西去。轉過拐角鼓樓。那鄭
家雜貨店。憑你買多少。油鹽醬醋。薑椒茶葉俱全。故曰他二人
攜手相攬。徑上街西而去。行者過了幾處茶房。幾家飯店。當買
的不買。當喫的不喫。八戒叫道。師兄。這里將就買些用罷。那行
者原是耍他。那里肯買。道賢弟。你好不經紀。再走走。揀大的買
喫。兩箇人說說話兒。又領了許多人。跟隨爭看。不時到了鼓樓
邊。只見那樓下無數人喧嚷。濟濟挨挨。填街塞路。八戒見了道。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八回

七

哥哥我不去了。那里人嚷得緊。只怕是拿和尚的。又况是面生
可疑之人。拿了去怎的了。行者道。胡談和尚又不犯法。拿我怎
的。我們走過去。到鄭家店。買些調和來。八戒道。罷罷罷。我不撞
禍。這一擠到人叢裏。把耳聾掉了。兩掉。說得他跌跌爬爬。跌死
幾箇。我倒償命哩。行者道。既然如此。你在這壁根下站定。等我
過去。買了回來。與你買素麩燒餅喫罷。那歡子將碗盞遞與行
者。把嘴拄着牆根。背着臉。死也不動。這行者走在樓邊。果然擠
塞。直挨入人叢裏。聽時。原來是那皇榜張掛樓下。故多人爭看。
行者擠到近處。閃開火眼金睛。仔細看時。那榜上却云。

朕西牛賀洲。朱紫國王。自立業以來。四方平服。百姓清安。近

因國事不祥。沉疴伏枕。淹延日久。難痊。本國大醫院。屢選良方。未能調治。今出此榜文。普招天下賢士。不拘北往東來。中華外國。若有精醫藥者。請登寶殿。療理朕躬。稍得病愈。願將社稷平分。好大家產。即得一半。亦不是小小家業。先點明富字爲字。便不落空。決不虛示。爲

此出給張掛。須至榜者。看視榜文。正照下文。已與結尾。戰書作一關照。

覽畢。滿心歡喜。道：古人云：行動有三分財氣。黃金動道心。便得爲字之神。

是不在館中。跌坐。卽此不必買甚調和。且把取經事。寧耐一日。

等老孫做箇醫生。耍耍。醫乃仁術。並勾下句。想上半分家業矣。轉到爲富的正面。好大聖。彎倒腰。丟

了碗盞。拈一撮土。往上洒去。念聲咒語。使箇隱身法。輕輕的上

前。揭了榜文。朝着異地上。吸口仙氣吹來。那陣旋風起處。他却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八回

回身。徑到八戒站處。只見那猓子。嘴拄着牆根。却是睡着了一

般行者。更不驚他。將榜文。摺了。輕輕揣在他懷裏。富者之門。不易入。只得借

重老猓作箇引進拽轉步。先往會同館去了。不題。却說那樓下衆人。見

風起時。各各蒙頭閉眼。不覺風過時。沒了皇榜。衆皆悚懼。那榜

原有十二箇太監。十二箇校尉。早朝領出。纔掛不上。三箇時辰。

被風吹去。戰兢兢。左右追尋。忽見豬八戒。懷中露出箇紙邊兒。

來。衆人近前道：你揭了榜來耶。那猓子。猛擡頭。把嘴一搗。說得

那幾箇校尉。跟蹤躑躅。跌倒在地。他却轉身要走。又被面前幾

箇膽大的。扯住道：你揭了招醫的皇榜。還不進朝。醫治我萬歲

去。却待何往。那猓子。慌慌張張道：你兒子。便揭了皇榜。你孫子

便會醫治。校尉道：你懷中揣的是甚？猓子却纔低頭看時，箇

有一張字紙，展開一看，咬着牙罵道：那猓獠害殺我也。自來月

得一個若掙得半分家私，則冤鬼遍滿人世矣。恨一聲，便要扯破，早被衆人架住道：你

是死了。此乃當今國王出的榜文，誰敢扯壞！你既揭在懷中，必

有醫國之手，快同我去。八戒喝道：汝等不知，這榜不是我揭的。

是我師兄孫悟空揭的。怪不得行者請他，不想極有用處。他暗暗揣在我懷中，

他却丟下我去了。若得此事明白，我與你尋他去。這種劊子手，偏從豬八戒

口中薦出。衆人道：說甚麼亂話！現鐘不，打去鑄鐘。你現揭了榜

文，教我們尋誰？不管你扯了去見主上，那夥人不分清白，將猓

子推推扯扯，這猓子立定脚，就如生了根一般。十來箇人也弄

他不動。八戒道：汝等不知高低，再扯一會，扯得我猓性子發了。

你却休怪。不多時，鬧動了街坊，將他圍繞。內有兩箇年老的太

監道：你這相貌稀奇，聲音不對，是那里來的。這般村強。八戒道：

我們是東土，差往西天取經的。我師父乃唐王御弟法師，却纔

入朝，倒換關文去了。我與師兄來此買辦調和。我見樓下人多，

未曾敢去。是我師兄教我在此等候。他原來見有榜文，弄陣旋

風，揭了暗揣我懷內先去了。那太監道：我先前見個白面胖和

尚，徑奔朝門而去，想就是你師父。八戒道：正是，正是。太監道：你

師兄往那里去了？八戒道：我們一行四衆，師父去倒換關文，我

三衆並行囊馬匹，俱歇在會同館。師兄弄了我，他先回館中去。

新說西遊記

了。太監道。校尉不要扯他。我等同到館中。便知端的。八戒道。你這兩箇奶奶。知事衆校尉道。這和尚委不識貨。怎麼趕着公公。叫起奶奶來耶。八戒笑道。不差。你這反了陰陽的他二位老媽媽兒。不叫他做婆婆奶奶。倒叫他做公公。衆人道。莫弄嘴快。尋你師兄去。那街上人噪噪開關。何止三五百。共扛到館門首。八戒道。列位住了。我師兄却不比我們。任你作戲。他却是個猛烈。認直之士。汝等見他。須要行箇大禮。叫他聲孫老爺。他就招架了。這一扛拾的妙不然呵。他就變了嘴臉。這事却弄不成也。衆太監校尉俱道。你師兄果有手段。醫好國王。他也該有一半江山。我等合該下拜。那些閒雜人。都在門外誼譁。八戒領着一行太監校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八回

十

尉徑入館中。只聽得行者與沙僧。在客房裏。正說那揭榜之事。要笑哩。八戒上前扯住。亂嚷道。你可成箇人。哄我去買素麵燒餅。饒饒我喫。原來都是空頭。又弄旋風。揭了甚麼皇榜。暗暗的揣在我懷裏。拿我粧胖。這可成箇弟兄。行者笑道。你這獸子。想是錯了路。走向別處去。我過鼓樓。買了調和急回來。尋你不見。我先來了。在那里揭甚皇榜。八戒道。現有看榜的官員在此。說不了。只見那幾箇太監校尉。朝上禮拜道。孫老爺。今日我王有緣。天遣老爺下降。是必大展經綸手。微施三折肱。治得我王病。這僧是從爲官愈。江山有分社稷。平分也。行者聞言。正了聲色。接了八戒的榜文。對衆道。你們想是看榜的官麼。太監叩頭道。奴婢不可禮監。

內臣這幾箇是錦衣校尉。行者道：「這招醫榜委是我揭的。」許明

便陡然白認。故遣我師弟引見。既然你主有病，常言道：「藥不輕賣。」是

是一服藥，便想個富貴。病不討醫。你去教那國王親來請我。

下文累次索取已伏此句。過作身分極。我有手到病除之功。竭力自誇，惟恐

得爲字之妙。我不驚駭。校尉道：「口出大言，必有度量。我等着一半在此，啞請着

一半入朝啟奏。當分了四箇太監，六箇校尉，更不待宣名，徑入

朝。當階奏道：「主公萬千之喜。那國王正與三藏膳畢清談，忽聞

此奏，問道：「喜自何來？」太監奏道：「奴婢等早領出招醫皇榜，鼓樓

下張掛。有東土大唐遠來取經的一箇聖僧孫長老，揭了。現在

會同館內，要王親自去請他。他有手到病除之功，故此特來啟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八回

十一

奏。國王聞言，滿心歡喜，就問唐僧道：「法師有幾位高徒？」三藏合

掌答曰：「貧僧有三箇頑徒。國王問那一位高徒善醫？」三藏道：「實

不瞞陛下說，我那頑徒俱是山野庸才，只會挑包背馬，轉澗尋

波，帶領貧僧登山踈嶺，或者到峻險之處，可以伏魔擒怪，捉虎

降龍而已。更無一箇能知藥性者。」一句道破經濟此巴豆大黃

要恨死，先國王道：「法師何必太謙？朕當今日登殿，幸遇法師來

要急死。朝誠天緣也。高徒既不知醫，他怎肯揭我榜文？教寡人親迎，斷

然有醫國之能也。叫文武衆卿，寡人身虛力怯，不敢乘輦。汝等

可替寡人，俱到朝外，敦請孫長老看朕之病。汝等見他，切不可

輕慢。稱他做神僧孫長老，皆以君臣之禮相見。那衆臣領旨與

看榜的太監校尉。徑至會同館。排班參拜。說得那八戒。躲在廂房。沙僧閉於壁下。那大聖看他坐在當中。端然不動。高擡聲價。極得形容。

之妙。八戒暗地裏怨惡道。這猢猻活活的折殺也。怎麼這許多官員禮拜。更不還禮。也不跼將起來。不多時。禮拜畢。分班啟奏道。

上告神僧孫長老。我等俱朱紫國王之臣。今奉王旨。敬以潔禮。

參請神僧入朝看病。行者方纔立起身來。對眾道。你王如何不

來。眾臣道。我王身虛力怯。不敢乘輦。特令臣等行代君之禮拜。

請神僧也。行者道。既如此說。列位請前行。我當隨至。眾臣各依

品從作隊而走。行者整衣而起。八戒道。哥哥切莫攀出我們來。

尚未下藥。八戒先自着慌。想是撞的害怕。行者道。我不攀你。只要你兩箇與我收藥。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八回

沙僧道。收甚麼藥。行者道。凡有人送藥來與我。點數收下。待我

回來取用。尚未看病。先已不懷好心。二人領諾不題。這行者卽同多官。頃刻

便到。眾臣先走。奏知那國王。高捲珠簾。閃龍睛鳳眼。開金口御

言。便問那一位是神僧孫長老。行者進前一步。厲聲道。老孫便

是那國王聽得聲音兇狠。聲口極大。賽太歲於此已現。又見相貌刁鑽。何用鑽。鑽迎。

只請得猪八戒一席。則到處稱揚矣。說得戰兢兢。跌在龍床之上。慌得那女官內

宦急扶入宮中。道。說殺寡人也。開口便說。一跳庸醫。看病原是看財富翁。看財又重。似看命。

眾官都嗔怨行者道。這和尚怎麼這等粗魯。村疎怎敢就撞揭

榜。行者聞言笑道。列位錯怪了我。也若像這等慢人。你國王之

病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好。眾臣道。人生能有幾多陽壽。就一千

年也還不好。行者道。他如今是箇病君。死了是箇病鬼。再轉世也還是箇病人。却不是一千年也還不好。衆臣怒曰。你這和尚。甚不知禮。怎麼敢這等滿口胡柴。行者笑道。不是胡柴。你都聽我道來。

醫門理法至微玄。大要心中有轉旋。望聞問切四般事。缺一之時不備全。第一望他神氣色。潤枯肥瘦起和眠。第二聞聲清與濁。聽他直語及狂言。三問病原經幾日。如何飲食怎生便。四纔切脉明經絡。浮沉表裏是何般。我不望聞並問切。今生莫想得安然。

那兩班文武叢中。有太醫院官一闌。此言對衆稱揚道。這和尚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八回

三

也說得有理。就是神仙看病。也須望聞問切。隨機應變。隨機應變。極妙轉接。謹合着

神聖功巧也。衆官依此言着。近侍傳奏道。長老要用望聞問切之理。方可認病用藥。那國王睡在龍床上。聲聲喚道。叫他去罷。

寡人見不得生人面了。口氣成大寧死亦近侍的出宮來道。那

和尚我王肯意。教你去罷。見不得生人面哩。行者道。若見不得

生人面呵。我會懸絲診脉。奇聞只說絲上如同股上。不想股上

出盡醜態。衆官暗喜道。懸絲診脉。我等耳聞不曾眼見。憑說話若說

那不稱奇。再奏去來。那近侍的又入宮奏道。主公那孫長老不

見主公之面。他會懸絲診脉。國王心中暗想道。寡人病了三年。

未曾試此。宣他進來。好了半分家。近侍的。卽忙傳出道。主公已

許他懸絲診脈。快宜孫長老進宮診視。行者却就上了寶殿。唐僧迎着罵道。你這潑猴。害了我。也。只怕害殺的。不止你一個。行者笑道。好師父。我倒與你壯觀。你返說我害你。三藏喝道。你跟我這幾年。那

曾見你醫好誰來。是是是醫好的有樹兒。醫不好的便沒樹兒。你連藥性也不知。醫書也未讀。試問。那個是讀醫書能知藥性者。不仁二字於此立案。怎麼大膽。殊不知喫藥的其膽更大。

撞這箇大禍。行者笑道。師父。你原來不曉得。我有幾箇草頭方兒。能治大病。管情醫得他好便了。就是醫死了。也只問得箇庸

醫殺人罪名。不知半分家業。請得何為可嘆。也不該死。你怕怎的。怪不得怎。管殺哩。不

打緊。不打緊。你且坐下。看我的脈理如何。長老又道。你那曾見素問難經本草脈訣。是甚般章句。怎生註解。當面取笑。大傷體面。就這等

新說西遊記

古

胡說亂道。會甚麼懸絲診脈。原不過似隔靴搔癢。毫然不知痛處。行者笑道。我有

金線在身。你不曾見哩。卽伸手下去。尾上拔了三根毫毛。捻一把。叫聲變。卽變作三條絲線。每條各長二丈四尺。按二十四氣。

托於手內。對唐僧道。這不是我的金線。近侍宦官在傍道。長老且休講口。請入宮中診視去來。行者別了唐僧。隨着近侍入宮

看病。正是那

心有秘方能治國。內藏妙訣註長生。

畢竟這去。不知看出甚麼病來。用甚麼藥品。欲知端的。且聽下

三分解。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唐王皆

因救人而添壽。是爲仁的來龍。朱紫皆因射獵而得病。是爲富的伏脉。前世之論。正關鎖全章。雙擒兩句。非僅回照。斬孽龍。遊地府而已也。可見文章法脉。原有天然的根據。非徒強爲牽扯。便筭起伏。照應有志斯文者。不可不知此法。非是孫行者原要行醫。果能診脉。此原不過是借題寫意。現世說法。以爲一切爲富者。傳神寫照。若說是行者。固不是。若說不是行者。又不是。

不仁之事。不可枚舉。看他將一切盡行遊棄。不道。只單單拈定一個庸醫殺人。便是設想奇處。便是手筆高處。

仁主生。不仁主殺。二者原本相反。看他只拈定一個殺字。扣

新說西遊記

六十八回

五

不仁。極其穩當。

開卷先寫富字一層。仁字一層。不仁又一層。然後轉出做醫。則是落到爲富。先從首句寫起。理明辭暢。層次井然。足見構思之妙。

或問爲富之道。多端。爲何偏要寫個懸絲診脉。曰。須要看下章題目。是個視遠惟明。若從別樣寫來。文法不易聯絡。而筆意亦不能管照。所以無奈。筭出一個明醫看病。處處只寫本題。筆筆已照定下意。良匠苦心。於此方見全部穿插之妙。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間修藥物 君王筵上論妖邪

富翁的金玉。每因重利剝削而來。今却遭庸醫的毒手。狠心狠狼而去。天理昭彰。亦可謂報應不爽。然富翁非得下此毒手。財帛不肯善發。庸醫非得用此猛藥。豐裕不能驟置。但富翁惜命而又惜財。庸醫則要財而更要命。是富翁兩件俱不捨。庸醫二者並皆要。富翁因富而固不愛於己。庸醫爲富而却忍心於人。一團妙意。寫來令人奇絕。

醫本生人。原是仁術。故曰麒麟山。庸醫則因富殺人。甚屬不仁。故又名曰獬豸洞。只有營私之心。並無活人之技。弄的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而被却於中取事。稍有仁心者。必不若是。而世僅目爲庸醫。夫不幸而不遇知己。又何幸而得蒙其見量也。

爲富之道多端。不僅在謝儀。全要在四處里打筭。是以所用者無幾。而所落者已經無數。如此爲法。何患不富。但只是挑着麒麟的名目。却存的是獬豸的心。事故比之曰太歲。以見遇之者遭瘟。撞着的倒運。人何幸而至於不死。又何不幸而不至於死也。

話表孫大聖。同近侍宦官。到於皇宮內院。直至寢宮門外立定。將三條金線。與宦官拿入裏面。分付教內宮妃后。或近侍太監。

先繫在聖躬左手腕下。按寸關尺三部上。却將線頭從窻探兒
穿出。與我直箇那宦官依此言。請國王坐在龍床。按寸關尺。以
金線一頭繫了一頭理出窻外。行者接了線頭。如此為始。直以

自己右手大指。先托着食指。看了寸脉。次將中指。按大指。看了

關脉。又將大指托定無名指。看了尺脉。我每見此不覺大笑。只寫看時。便已伏下。視

字調停自家呼吸。分定四氣五鬱。七表八裏九候。浮中沉。沉中

浮。辨明了虛實之端。又教解下左手。依前繫在右手腕下。部位

行者即以左手手指一一從頭說視畢。却將身抖了一抖。把金線

收上身來。厲聲高呼道。陛下左手寸脉強而緊。關脉瀋而緩。尺

脉芤且沉。右手寸脉浮而滑。關脉遲而結。尺脉數而牢。夫左寸

強而緊者。中虛心痛也。關瀋而緩者。汗出肌麻也。尺芤而沉者。

小便赤而大便帶血也。右手寸脉浮而滑者。內結經閉也。關遲

而結者。宿食畱飲也。富翁的病大極不過是飲尺數而牢者。煩

滿虛寒相持也。診此貴恙。是一箇驚恐憂思。號為雙鳥失羣之

證。好脉訣直看出四百四般之外那國王在內開言。滿心歡喜。打起精神。高聲

應道。指下明白。指下明白。果是此疾。未知身病却道破心病。請

出外面用藥來也。大聖却纔纔步出窻。為學之功已有一半。請

見的太監已先對眾報知。須臾行者出來。唐僧即問如何。行

者道。診了脉。如今對證製藥。哩。眾官上前道。神僧長老。適纔說

雙鳥失羣之證。何也。行者笑道。有雌雄二鳥。原在一處同飛。忽

被暴風驟雨驚散。雖不能見雄。雄不能見雌。雌乃想雄。雄亦想雌。

這個想想讀下令人噴飯。這不是雙鳥失羣也。
照後編尾支章作得

雌思即惟也。盤絲洞已伏於此。

古怪這個病。直書得稀奇。

直書得稀奇。衆官聞說齊聲喝采道。直是神僧。直是神醫。稱讚

不已。當有太醫官問道。病勢已看出矣。但不知用何藥治之。行

者道不必執方。見藥就要。豈有醫官道。經云。藥有八百八味。人

有四百四病。病不在一人之身。藥豈有全用之理。如何見藥就

要行者道。古人云。藥不執方。合宜而用。故此全徵藥品。而隨便

加減也。那醫官不復再言。已默喻即出朝門之外。差本衙當值

之人。徧曉滿城。生熟藥舖。即將藥品。每味各辦三斤。送與行者。

幸是富家貧人。焉能害得起這病。行者道。此間不是製藥處。可將諸藥之數。並

新說西遊記

製藥一應器皿。却送入會同館。交與我師第二人收下。爲字之妙如此

醫官聽命。即將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及藥碾藥磨。藥羅藥乳。并

乳鉢乳槌之類。都送至館中。一一交付收訖。行者往殿上。請師

父。同至館中製藥。那長老。自起身。忽見內宮傳旨。教閣下。留

住法師。同宿文華殿。待明朝服藥之後。病痊酬謝。倒換關文。送

行三藏大驚道。徒弟阿。此意是留我做當頭哩。若醫得好。歡喜

起送。若醫不好。我命休矣。你須仔細上心。精虔製度也。行者笑

道。師父放心。在此受用。老孫自有醫國之手。好大聖。別了三藏

辭了衆臣。徑至館中。八戒迎着笑道。師兄。我知道你了。行者道。

你知甚麼。八戒道。知你取經之事不果。欲作生涯。無本。今日見

此處富庶。設法要開藥舖哩。

數筆點透

行者喝道。莫胡說。醫

國王得意處。辭朝走路。開甚麼藥舖。八戒道。終不然。這八百八

味藥。每味三斤。共計二千四百二十四斤。只醫一人。能用多少。

不知多少年代。方吹得了哩。行者道。那里用得許多。他那太醫

院官。都是些愚盲之輩。所以取這許多藥品。教他沒處捉摸。不

知我用的是那幾味。難識我神妙之方也。正說處。只見兩箇館

使。當面跪下道。請神僧老爺進晚齋。行者道。早間那般待我。如

今却跪而請之。何也。館使叩頭道。老爺來時。下官有眼無珠。不

識尊顏。今聞老爺大展三折之肱。治我一國之主。若主上病愈。

老爺江山有分。

再勸當字爲字我輩皆臣子也。禮當拜請行者

新說西遊記

不拽而自動六十九回

見說。忻然登堂上坐。八戒沙僧分坐左右。擺上齋來。沙僧便問

道。師兄。師父在那里哩。行者笑道。師父被國王留住。作當頭哩。

只待醫好了病。方纔酬謝。送行。沙僧又問。可有些受用麼。行者

道。國王豈無受用。我來時。他已有三箇閣老陪侍。左右請入文

華殿去也。八戒道。這等說。還是師父大哩。他到有閣老陪侍。我

們只得兩箇館使奉承。且休管他。讓老豬喫頓飽飯也。兄弟們

遂自在受用一番。天色已晚。行者叫館使收了家私。多辦些油

蠟。我等到夜靜時。方好製藥。

問爲何不在日裏。曰。這等醫生。專是在背地里搗鬼。彼門外漢。焉知

無聲。八戒道。哥哥。製何藥。趕早幹事。我盍睡了。行者道。你將大

黃取一兩來碾爲細末沙僧乃道

大黃味苦性寒無毒其性沉而不浮其用走而不守奪諸鬱而無壅滯定禍亂而致太平名之曰將軍好利害○想是胸中有利便不驚恐

一定是這
個打筭

此行藥耳但恐久病虛弱不可用此若不下此毒藥半

道賢弟不知此藥利痰順氣蕩肚中凝滯之寒熱你莫管我你

去取一兩巴豆去殼去膜搥去油毒碾爲細末來八戒道

巴豆味辛性熱有毒削堅積蕩肺腑之沉寒通閉塞利水穀

之道路乃斬關奪門之將不可輕用他偏要用以視喫牛肉者更爲惡毒○故意點

明以見其小人行險其毫無知識○案已伏於此

新說西遊記

六十九回

行者道賢弟你也不知此藥只恐十大明醫都不知破結宣腸能理心膨

水脹快製來我還有佐使之味輔之也他二人卽時將二藥碾

細道師兄還用那幾十味行者道不用了八戒道八百八味每

味三斤只用此二兩誠爲起奪人了所用無幾倒落得無數如此爲法何患不富行

者將一箇花磁盞子道賢弟莫講你拿這箇盞兒將鍋臍灰刮

半盞過來八戒道要怎的行者道藥內要用沙僧道小弟不會

見藥內用鍋灰行者道鍋灰名爲百草霜能調百病一人豈害百病總是

在漫地祖提風你不知道那缺子宜箇刮了半盞又碾細了行者又將

盞子遞與他道你再去把我們的馬尿等半盞來八戒道要他

怎的行者道要九藥沙僧又笑道哥哥這事不是耍子馬尿腥

臊如何入得藥品。我只見醋糊爲丸。陳米糊爲丸。煉蜜爲丸。或是清水爲丸。那曾見馬尿爲丸。那東西腥腥臊臊。脾虛的人一聞就吐。再服巴豆大黃。弄得人上吐下瀉。可是耍子。不知要死多少那稀一個行者道。你不知就裏。我那馬不是凡馬。他本是西海龍身。若得他肯去便溺。憑你何疾。服之卽愈。但急不可得耳。八戒聞言。直簡去到馬邊。那馬斜伏地下睡哩。猷子一頓脚踢起。襯在肚下。等了半會。全不見撒尿。他跑將來。對行者說。哥阿。且莫去。醫皇帝。且快去醫醫馬來。那亡人乾結了。莫想尿得出一點兒。行者笑道。我和你去。沙僧道。我也去看看。三人都到馬邊。那馬跳將起來。口吐人言。厲聲高叫道。師兄。你豈不知我本是西海飛龍。因爲犯了天條。觀音菩薩救了我。將我鋸了角。退了鱗。變作馬。馱師父往西天取經。將功折罪。我若過水撒尿。水中遊魚食了成龍。過山撒尿。山中草頭得味。變作靈芝。仙僮採去。長壽我怎肯在此塵俗之處。輕拋却也。總有仁心。亦不肯善發。行者道。兄弟。謹言此間乃西方國王。非塵俗也。亦非輕拋棄也。常言道。衆毛攢裘。要與本國之王治病哩。醫得好時。大家光輝。那馬纔叫聲等。着你看他往前撲了一撲。往後蹲了一蹲。咬得那滿口牙齦。支支的响。唬懾努出幾點兒。就是太上老君的靈丹。亦不似他的。只這一點如此作難。將身立起。八戒道。這箇亡人。就是金汁子。再撒些兒也罷。那行者見有少半盞。道。勾了勾了。拿去罷。沙僧方纔權喜。三人回至廳上。把

前項藥餌攪和。一處搓了三箇大丸子。妙是丸藥當名辰脚丸。行者道。兄

弟。忒大了。八戒道。只有核桃大。妙妙只得一丸。好人已無不死病人。又焉敢望生。若論

我喫。還不勾一口哩。遂此收在一箇小盒兒裏。兄弟們連衣睡

下一夜無詞。早是天曉。却說那國王。躡病設朝。請唐僧見了。卽

命衆官。快往會同館。參拜神僧。孫長老。取藥去。多官隨至館中。

對行者拜伏於地。道我王特命臣等。拜領妙劑。行者叫八戒取

盒兒。揭開蓋子。遞與多官。多官啟問。此藥何名。好見王回話。行

者道。此名烏金丹。奇名。烏金則不明。是反挑下文。八戒二人。暗中作笑道。鍋

灰拌的。怎麼不是烏金。多官又問道。用何引子。行者道。藥引兒

兩般都下得。有一般易取者。乃六物煎湯。送下。多官問。是何六

新說西遊記

六十九回

七

物。行者道。半空飛的老鴉。屁繫水負的鯉魚。尿。王母娘娘搽臉粉。老君

爐裏煉丹灰。玉皇戴破的頭巾。要三塊。還要五根。困龍鬚。六

物煎湯。送此藥。你玉憂病等時。除。縱是他的。就是天上。少有世間絕無者也。

多官聞言道。此物乃世間所無者。說得絕世稀奇。方見其難而不輕賣。請問那一

般引子。是何行者道。用無根水。送下。多官笑道。這箇易取。行者

道。怎見得易取。多官道。我這里人家俗論。若用無根水。將一箇

碗盞。到井邊。或河下。昏了水。急轉步。更不落。地亦不回頭。到家

與病人喫藥。便是行者道。井中河內之水。俱是有根的。我這無

根水。非此之論。乃是天上落下的。不沾地。就喫。纔叫做無根水。

多官又道。這也容易。等到天陰下雨時。再喫藥便罷了。遂拜謝了行者。將藥持回。獻上國王大喜。卽命近侍接上來。看了道。此是甚麼九子多官道。神僧說是烏金丹。用無根水送下。國王便教宮人取無根水。衆官道。神僧說無根水。不是井河中者。乃是天上落下。不沾地的纔是。國王卽喚當駕官傳旨。教請法官求雨。衆官遵依出榜。不題。却說行者在會同館廳上。叫猪八戒道。適間允他天落之水。纔可用藥。此時急忙。怎麼得箇雨水。我看這玉倒也是箇大賢大德之君。我與你助他些兒雨。下藥如何。八戒道。怎麼樣助。行者道。你在我左邊立下。做箇輔星。又叫沙僧。你在我右邊立下。做箇弼宿。等老孫助他些無根水兒。好大。

新說西遊記

六十九回

八

聖步了。罡訣念聲咒語。早見那正東上。一朵烏雲。漸近於頭頂上。叫道。大聖東海龍王。教廣來見。行者道。無事。不敢相煩。請你來助些無根水。與國王下藥。龍王道。大聖呼喚時。不曾說用水。小龍隻身來了。不曾帶得雨器。亦未有風雲雷電。怎生降雨。行者道。如今用不着風雲雷電。亦不須多雨。只要些須引藥之水。便了。龍王道。既如此。待我打兩箇噴嚏。吐些涎津。湓與他喫藥。罷行者大喜道。最好最好。不必遲疑。趁早行事。那老龍在空中。漸漸低下烏雲。直至皇宮之上。隱身全像。噴一口津唾。遂化作甘霖。那滿朝官齊聲喝采道。我主萬千之喜。天公降下甘雨來也。國王卽傳旨。教取器皿。盛着。不拘宮內外。及官大小。都要等。

貯仙水。拯救寡人。你看那文武多官。并三宮六院妃嬪。與三千彩女。八百嬌娥。一箇箇擎杯把盞。舉碗持盤。等接甘雨。那老龍在半空。運化津涎。不離了王宮前後。將有一箇時辰。龍王辭了大聖回海。衆臣將杯盃碗盞收來。也有等着一點兩點者。也有等着三點五點者。也有一點不曾等着者。共合一處。約有三盞之多。總獻至御案。這箇是異香滿襲金鑾殿。佳味薰飄天子庭。那國王辭了法師。將着烏金丹。並甘雨至宮中。先吞了一丸。喫了一盞甘雨。再吞了一丸。又飲了一盞甘雨。三次三丸俱吞了。此藥敢下三次。真正不仁。至此上句已完。以下另自生發。以轉下句。三盞甘雨俱送下。不多時腹中作响。如輓轡之聲不絕。卽取淨桶連行了三五次。服了些

新說西遊記

六十九回

九

米飲。欵倒在龍床之上。有兩箇妃子。將淨桶檢看。說不盡那穢污痰涎。內有糯米飯塊一團。惟日粘粘於心也。妃子近龍床前來報病。

根都行下來也。不是庸醫的手高。還是富翁的福大。若非腹中有此沉積。幾何而不爲其所殺也。國王

聞此言甚喜。幸而不死。實出望外。又進一次米飯。少頃漸覺心胸寬泰。此名爲元寶湯。其氣血調和。就精神抖擻。脚力強健。下了龍床。穿實又是寬心丸。

了朝服。卽登寶殿。見了唐僧。輒倒身下拜。那長老忙忙還禮拜。

畢。以御手攙着。便教閣下快具簡帖。帖上寫朕再拜頓首字樣。

差官奉請法師。高徒三位。一壁廂大開東閣。光祿寺排宴酬謝。

多官領旨。具簡的具簡。排宴的排宴。霎時俱完。却說八戒。見官

投簡。喜不自勝。道哥阿。果是好妙藥。今來酬謝乃兄之功。沙僧

不相。

道。二哥說那里話。常言道。一人有福。帶挈一屋。我們在此合藥。俱是有功之人。只管受用去。再休多話。咦。你看他弟兄。真真。權喜喜。徑入朝來。半家私 拿定矣。衆官接引上了東閣。早見唐僧。國王。關老。已都在那裏。安排筵宴哩。這行者與八戒沙僧。對師父。唱了箇喏。隨後衆官都至。只見那上面有四張素桌面。都是喫。一看十的筵席。前面有一張葷桌面。也是喫。一看十的珍饈。左右有四五百張單桌面。這箇排得整齊。

古云。珍饈百味。美祿千鍾。瓊膏酥酪。錦繡肥紅。寶粧花彩艷。果品味香濃。斗糖龍纒列獅仙。餅錠拖爐擺鳳侶。葷有猪羊。雞鵝魚鴨般般肉。素有蔬穀笋芽木耳並蘑菇。幾樣香湯餅。

新說西遊記

六十九回

十

數次透酥糖。滑軟黃梁飯。清新菰米糊。色色粉湯香。又辣般般。添換美還甜。點染富字 無不奇絕。君臣舉盞方安席。名分品級慢傳

壺。

那國王御手擎杯。先與唐僧安坐。三藏道。貧僧不會飲酒。國王道。素酒法師飲此一杯。何如。三藏道。酒乃僧家第一戒。國王甚不過意。道。法師戒飲。却以何物爲敬。三藏道。頑徒三衆代飲罷。國王却纔權喜。轉金卮。遞與行者。行者接了酒。對衆禮畢。喫了一杯。國王見他喫得爽利。又奉一杯。行者不辭。又喫了。國王笑道。喫箇三寶鐘。見行者不辭。又喫了。國王又命斟上。喫箇四季杯。見八戒在傍。見酒不到他。忍得他啞啞嚙唾。又見那國王苦。

勸行者他就叫將起來道。陛下喫的藥也虧了我那藥裏有馬。

這行者聽說恐怕馱子走了消息。所以夢却在夜間却將手中酒遞與八

戒接着就喫却不言語。國王問道神僧說藥裏有馬是甚麼馬。

行者接過口來道我這兄弟是這般口廠他有箇經驗的好方

兒他就要說與人陛下早間喫藥內有馬兜鈴。富不國王問衆

官道馬兜鈴是何品味能醫何證。時有太醫院官在傍道主公

兜鈴味苦寒無毒定喘消痰大有功通氣最能除血盡補虛

寧嗽又寬中。

國王笑道用得當用得當。豬長老再飲一杯。馱子亦不言語却

也喫了箇三寶鐘。國王又遞了沙僧酒也喫了三杯却俱敘坐

新說西遊記

六十九回

七

飲宴多時國王又擎大爵奉與行者行者道陛下請坐老孫依

巡痛飲決不敢推辭。國王道神僧思重如山寡人酬謝不盡。正怕

起奪不了。三寶已好交進此一巨觥。朕有話說行者道有甚

話說了老孫好飲國王道寡人有數載憂疑病被神僧一貼靈

丹打通所以就好了。行者笑道昨日老孫看了陛下已知是憂

疑之疾但不知憂疑何事。國王道古人云家醜不可外談奈神

僧是朕恩主惟不笑方可告之。行者道怎敢笑話請說無妨。國

王道神僧東來不知經過幾箇邦國行者道經有五六處又問

他國之后不知是何稱呼。行者道國王之后都稱為正宮東宮

西宮國王道寡人不是這等稱呼將正宮稱為金聖宮。金乃明也正照

下東宮稱爲玉聖宮。西宮稱爲銀聖宮。金玉滿堂足見其富。現此所以爲朱紫國也。

今只有銀玉二后在宮。行者道：金聖宮因何不在宮中？國王滴

淚道：不在已三年矣。沒有金子自然不富。如此轉法直令人奇絕。行者道：向那廂去

了國王道：三年前正值端陽之節，朕與嬪后都在御花園海榭

亭下解粽插艾，飲菖蒲雄黃酒，看鬪龍舟。忽然一陣風至，半空

中現出一箇妖精，自稱賽太歲。好惡物，幸僧不是太歲，然亦所差不遠，以見其不敢擅自經動也。

說他在麒麟山。此句是獬豸洞，獬豸單主刑，殺是扣不仁，居住洞中少箇

夫人訪得我金聖宮，生得美貌嬌姿，要做箇夫人。非是要金子，正是討謝禮。

教朕快早送出。如若三聲不獻出來，就要先喫寡人。後喫衆臣

將滿城黎民盡皆喫絕。那時節，朕却憂國憂民。是個仁字，無奈將金

新說西遊記

聖宮推出海榭亭外，被那妖响一聲撮將去了。只當作謝禮。爲仁則不富此

金之所以去也。寡人爲此着了驚恐，喫那粽子凝滯在內，况又晝夜憂

思不息。想上金子是捉爲富，惟此日所以成此苦疾三年也。全明

年遠也。思即惟也是正照下文。今得神僧靈丹服後，行了數次

補救，從前却是回抱上句。盡是那三年前積滯之物，所以這會體健身輕，精神如舊。今日

之命，皆是神僧所賜。敘明前病已去，則自不爲富矣。豈但如泰山之重而已乎。

行者聞得此言，滿心喜悅，將那巨觥之酒，兩口吞之，笑問國王

曰：陛下原來是這般驚憂。今遇老孫，幸而獲愈，但不知可要金

聖宮回國。那國王滴淚道：朕切切思思，無晝無夜，但只是沒一

箇能獲得妖精的，豈有不要他回國之理。行者道：我老孫與你

去伏妖邪何如。國王跪下道。若救得朕后。轉到救人朕願領三宮九嬪出城爲民將一國江山盡付神僧。則是不爲仁不來朱紫則是不富。如此寫法直不拖爲

奇書讓爾爲帝。八戒在傍見出此言。行此禮。忍不住呵呵大笑道。這皇帝失了體統。怎麼爲老婆就不要江山。跪着和尚行者急

上前將國王攙起道。陛下那妖精自得金聖宮去後。這一向可

骨再來。醫好這個富翁焉肯不來國王道。他前年五月節。擲了金聖宮。雖未得一

半然已畢至十月間來。要取兩箇宮娥去伏侍娘娘。朕卽獻出

兩箇。至舊年三月間。又來要兩箇宮娥。七月間。又要去兩箇。今

年二月裏。又要去兩箇。太歲越要越富朱紫越與越不不知到

幾時。又要來也。足見征求不已知行者道。似他這等頻來。你們

是不富的來意

新說西遊記

六十九回

三

可怕他麼。國王道。寡人見他來得多遭。一則懼怕。二來又恐有

傷害之意。舊年四月內。是朕命工起了一座避妖樓。奇名豈直

多遭便令人惹厭但聞風响。知是他來。卽與二后九嬪入樓躲避。行者

道。陛下不棄。可攜老孫去看那避妖樓一番。何如。那國王卽將

左手攜着行者。出席衆官一齊起身。猪八戒道。哥哥你不遠理。

這般御酒不喫。搯席破坐的。且去看甚麼哩。國王聞說。情知八

戒是爲嘴。卽命當駕官。擡兩張素桌面。看酒在避妖樓外伺候。

馱子却纔不嚷。同師父沙僧笑道。翻席去也。一行文武官引導。

那國王並行者相攙。穿過皇宮。到了御花園後。更不見樓臺殿

閣。行者道。這妖書可在說不了。只見兩箇太監。拿兩根紅漆扛

子往那空地上。掬起一塊四方石板。國王道。此間便是。這底下有二丈多深。挖成的九間朝殿。內有四箇大缸。缸內滿注清油。點着燈火。晝夜不息。寡人聽得風响。就入裏邊躲避。聽見要的風聲。恨不得鑽到地下。外面着人蓋上石板。行者笑道。那妖精還是不害你。若要害你。這裏如何躲得。正說間。只見那正南上呼呼的吹得風响。播土揚塵。說得那多官齊聲報怨道。這和尚鹽醬口。講甚麼妖精。妖精就來了。慌得那國王丟了行者。即鑽入地穴。唐僧也就跟入。衆官亦躲箇乾淨。八戒沙僧也都要躲。被行者左右手扯住他兩箇道。兄弟們不要怕得。我和你認他一認。看是箇甚麼妖精。八戒道。可是扯淡。認他怎的。衆官躲了。師父藏了。國王避了。我們不去了。罷。銜的是那家世。那猓子左掙右掙。掙不得脫手。被行者拿定。多時只見那半空裏閃出一箇妖精。你看他怎生模樣。

新說西遊記

六十九回

古

九尺長身多惡瘠。一雙環眼閃金燈。兩輪查耳如撐扇。四箇鋼牙似插釘。鬚繞紅毛。眉豎焰鼻。垂糟準孔。開明髭鬚。幾縷珠砂線。顴骨峻。脣滿面青。兩臂紅筋。藍靛手十條尖爪。把鎗擊豹皮裙子。腰間繫赤脚。蓬頭若鬼形。是爲富的形容。不仁的面貌。青臉紅髮。這

付面孔變的比猪八戒更醜

行者見了道。沙僧。你可認得他。沙僧道。我又不曾與他相識。那裏認得。又問八戒。你可認得他。八戒道。我又不曾與他會茶會

酒又不是賓朋鄰里我怎麼認得他行者道他却像東嶽天齊手下把門的那箇黥面金睛鬼東嶽乃天齊仁聖是爲下句一轉八戒道不是

不是行者道你怎知他不是八戒道鬼乃陰靈也一日至晚交

申酉戌亥時方出今日還在巳時那裏有鬼一名狠心鬼又名討債鬼其實乃追

命鬼只怕陽世的鬼比陰司更多敢出來就是鬼也不會駕雲縱會弄風也只

是一陣旋風耳有這等狂風或者他就是賽太歲也行者笑道

好猷子倒也有些論頭既如此說你兩箇護持在此等老孫去

問他箇名號好與國王收取金聖宮來朝八戒道你去自去切

莫供出我們來行者昂然不答急縱祥光跳將上去咦正是

安邦先御君王病 守道須除愛惡心

新說西遊記

六十九回

五

畢竟不知此去到於空中勝敗如何怎麼擒得妖怪救得金聖宮且聽下回分解

病是雙鳥失羣藥却用烏金丹巴豆大黃何有於驚恐憂思之證也然非元寶湯治不得想錢的病故知非此病無以用此藥亦非用此藥無以愈此病病名奇藥名更奇

巴豆大黃已屬不經核桃大的丸藥尤屬不法懸絲診脉好似隔靴搔癢藥病不投脉訣相左有命的天生不遇沒命的偏偏撞見只徒貪却三分禮葬送堂堂七尺軀以見其無端造孽也看他寫來偏又不死更爲奇異非是有銅金罡的心肝定別有鐵羅漢的肚腸不然將何以禦此而得不死也

此承上回而言也。上卷是言爲富的情形。此卷是言不仁的實際。非仁有碍於富。正見爲富有害於仁也。種種殘刻。俱本此一爲字作出。獨是人人多害此病。焉能個個盡得此藥。縱有神醫。恐不能寬泰其胸懷也。

圖他的財帛。以致害他的性命。謂爲不仁。誠千古之鐵案。但人有病。庸醫亦有病。人只怪人病之難治。殊不知庸醫之病更難治。是以人病治時。其病已屬不治。迨至其病治時。人病已無可治矣。此正是妙藥難醫冤債病。只恐橫財不富命窮人。

看他寫爲富。句句是個爲富。寫不仁。筆筆是個不仁。寫不富。處處是個不富。寫爲仁。字字是個爲仁。把文章只作到個化境。却又合制藝兩截之法。此所以爲奇也。

此題單講爲富。固不是。呆講不仁亦不是。必竟要從爲富裏面寫出個不仁。不仁裏面寫出個爲富。方貼切不易。

上章是稀屎洞。下章緊接濯垢泉。而其間却寫一銅臭齷齪。來龍去脉。管定如山。再不能絲毫移動。直有魚貫鎖絲之妙。

